鄞袁鈞學

本傳稱元所好羣書不得于禮堂寫定傳與其人門人相與撰元荅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隋書經籍志鄭志十一卷魏侍中鄭小同撰鄭記六卷鄭元弟子撰劉知幾云鄭君卒後其弟子追論師所箸述及應對時人謂之鄭志又云鄭之弟子分授門徒各述師言更相問荅編錄其語謂之鄭記新舊唐書志二書竝載鄭記卷數同隋志鄭志則作九卷其以八篇爲十一卷既非舊弟

此則又闕二卷至崇文總目不復箸錄蓋其佚久矣嘗檢諸經正義所引與鄭君問荅者泠剛張逸趙商韋曜孫皓劉琰田瓊炅模王瓚臨碩凡十八臨碩鄭君自有荅難禮一書則鄭志問荅止九人周禮大司寇疏引易志詩甫田及檜譜二疏並引尚書鄭志采芑疏引周禮志周禮保章氏疏引春秋志小司徒疏引禮禘問志竊意其書是以經爲次者其不記所問人止錄其語曰禘問者諸書引或稱鄭志或稱禘問志或稱鄭荅志蓋綴于八篇之末故通謂之鄭志也又有焦喬崇精王權鮑遺任厥崇翱桓翱劉德陳鏗陳鑠諸人之問荅者張逸趙商田瓊王瓚焦喬氾閣而焦氾二人語頗多顧不見鄭君問荅中要必及事鄭君與于弟子之列卽所謂分授門徒各述師訓更爲問荅者乃鄭記非鄭志也今蒐討經疏兼采他書集鄭志依經類次末附禘問凡八篇鄭記一篇荅臨碩難禮一篇區而出之各還本名庶幾稍見當日之舊焉

易志

大畜六四童牛之梏

泠剛問大畜六四童牛之牿元吉注巽爲木互體震震

爲牛之足足在艮體之中艮爲手持木以就足是施梏又蒙初六注云木在足曰桎在手曰梏今大畜六四施梏于足牛四足何以稱梏不審桎梏手足定有別否荅曰牛無手前足施梏也故以足言之周禮大司寇疏攷本無牛四足何以稱梏七字牛無手下本無前足施梏也五字從禮記月令疏引補月令疏止冷剛問云牛四足何以稱梏鄭荅云牛無手前足施梏也二十二字周禮內饔疏故以足言之作以前足當之是引者約舉之詞冷或作泠誤姓氏書有冷綸

歸妹六三歸妹以須注須有才知之稱天文有須女屈原之姊名女須

荅冷剛云須才智之稱故屈原之姊以爲名詩桑扈疏攷證曰姊詩疏作姝案離騷女嬃王逸注云屈原姊周禮冢宰序官疏引鄭易注屈原之姊名女須正作姊詩疏譌也今改正

鄞袁鈞學

尙書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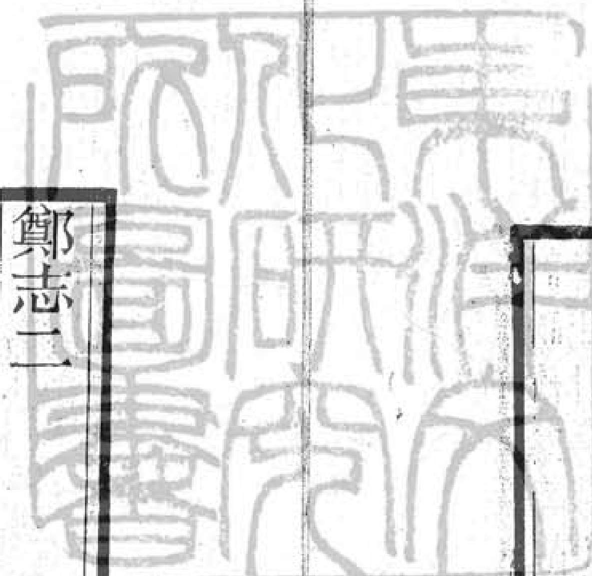
堯典乃命羲和注犂爲火正司地

荅趙商云先師以來皆云火當爲北當云犂爲北正本疏攷證曰爲北疏本譌爲地詩檜譜疏引尙書鄭志荅趙商云火當爲北則犂爲北正今據改

四岳注置八伯

張逸問云九州而八伯者何荅云畿內之州不置伯有鄉遂之吏主之禮記王制疏

咎繇謨州十有二師注春秋傳曰禹朝羣臣于會稽執



玉帛者萬國八州凡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圻內則子男也

張逸疑而問鄭案左傳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外傳云禹朝羣臣于會稽防風氏後至不與注相應何荅云欲明諸侯守土之祀故兼用外傳內傳語趙商不達鄭旨而問鄭云以王制論之畿內之國有百里有七十里有五十里今率以下等計之又有王城關遂郊郭卿大夫之采地數不在中今就四百里似頗不合荅云三代異物王制之法唐虞或不盡然堯舜之德守在四彊鄉遂有無無以言也公卿大夫有田祿者其四百國非采地爲何王城之大郊關之處幾何而子責急也禮記王制疏

禹貢大陸既作注大陸澤在鉅鹿

荅張逸云鉅鹿今名廣河澤詩般疏攷證曰孔氏云漢書地理志鉅鹿郡有鉅鹿縣大陸澤在其北禹貢注云在鉅鹿鄭志云云然則河從廣河之北分爲九也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凡所貢篚之物皆以稅物市之隨時物價以當邦賦詩甫田疏攷證曰疏稱尚書鄭志說貢篚之義蓋荅語而失其問

又北播爲九河

趙商謂河在兖州之北巳分爲九河分而復合于大陸

之北又分爲九故問之曰禹貢導河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然則大陸以南固未播也在于兗州安得有九至于何時復得合爲一然後從大陸以北復播爲九也荅曰兗州以濟河爲界河流分兗州界文自明矣復合爲一乃在下頭子走南北何所求乎觀子所云似徒見今兗州之界不及九河而青冀州分之故疑之耳旣知今亦當知古（詩般疏）

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荅趙商云畿內四百國則周郊內亦封諸侯矣于周法十國而入其一于天子然則雖千里者四其稅猶少于周故使方二千里入粟米世代不同故異法也（詩甫田疏）

甘誓怠棄三正注三正天地人之正道

荅趙商云三王至道故舉南北正夏冬而春秋自正五帝中道故又命羲和夏詳人事乃合而一之（路史高陽記）

泰誓流之爲鵰注鵰當爲鴉鴉烏也書說曰烏有孝名

張逸問注曰書說書說何書也荅曰尙書緯也當爲注時在文網中嫌引祕書故諸所牽引圖讖皆謂之說云（禮記檀弓疏攷證曰注曰上檀弓疏本有禮字通檢禮注無引書說者當是衍文或書譌爲禮耳今刪去）

金縢以旦代某之身

趙商問曰若武王未終疾固當瘳信命之終雖請不得



自古以來何患不爲荅曰君父疾病方困忠臣孝子不忍默爾視其歔欷歸其命于天中心惻然欲爲之請命周公達于此禮箸在尙書若君父之病不爲請命豈忠孝之志也本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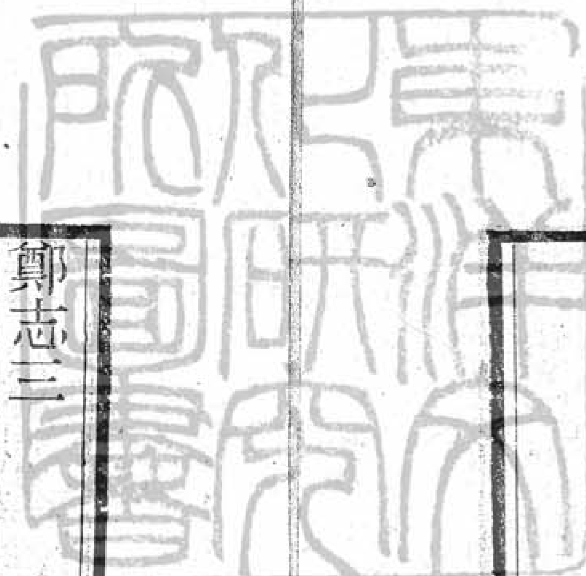
顧命允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張逸問荅云成王崩在鎬京鎬京宮室因文武更不改作故同諸侯之制有左右房也本疏攷證曰疏云鄭注周禮宗廟路寢荅如明堂明堂則五室此路寢有東房西房張逸以問鄭答云云詩清廟序疏云鄭志說顧命成王崩于鎬因先王之宮故有左右房爲諸侯之制也此詩疏刪約之語

荅趙商云成王崩時在西都文王遷豐作靈臺辟廱而已其餘猶諸侯制度故喪禮設衣物之處寢有夾室與東西房也周公攝政致太平制禮作樂乃立明堂于王城詩斯干疏攷證曰禮記玉藻疏引此豐下衍鎬字制度下有房字故喪至房也作故知此喪禮設衣物有夾有房也攝政下無致太平三字案寢有之有詩疏本作寢者據玉藻疏則者字乃有字形涉而譌今改正

書贊我先師棘下生安國亦好此學

張逸問書贊云我先師棘下生何時人荅云齊田氏時善學者所會處也齊人號之棘下生無常人也水經淄水注



鄞袁鈞學

毛詩志

國風周南

荅張逸云風也小雅也大雅也頌也此四者人君行之則爲興廢之則爲衰 關雎序疏

張逸問何詩近于比賦興荅曰比賦興吳札觀詩已不歌也孔子錄詩已合風雅頌中難復摘別篇中義多興 關雎序疏

張逸問王者之風王者當在雅在風何荅曰文王以諸

侯而有王者之化卒以受命述其本宜為風（關雎序疏攷證曰本無卒以受命四字二南譜疏引荅張逸云文王以諸侯而有王者之化卒以受命二句今補入）

張逸問嘗聞一人作詩何謂荅曰作詩者一人而已其取義者一國之事變雅則譏王政得失閔風俗之衰所憂者廣發于一人之本身（關雎序疏）

荅張逸云國史采眾詩時明其好惡令瞽矇歌之其無作主皆國史主之令可歌（關雎序疏）

關雎序懷其舊俗先王之澤

荅張逸云舊俗者若晉有堯之遺風先王之澤若衛有康叔餘烈（本疏攷證曰衛上本無若字旣脫爾今以義補[illegible]）

序哀窈窕箋哀當為衷

荅劉琰云論語注人閒行久義或宜然故不復定以遺後說（本疏攷證曰詩箋破字為衷論語注仍作哀故劉琰問而鄭荅之本或無說字）

卷耳采采卷耳傳事采之也

荅張逸云事謂事事一一用意之事芣苢亦然雖說異義則同（本疏）

螽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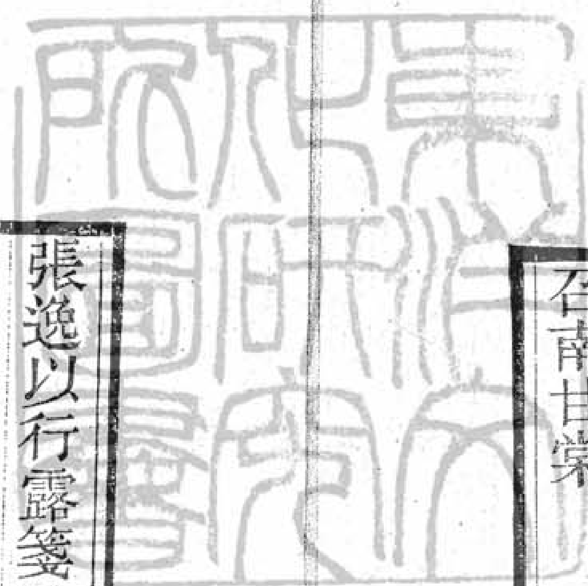
荅張逸云若此無人事實興也文義自解故不言之凡說不解者耳眾篇皆然（本疏攷證曰螽斯不言興故張逸問而鄭荅之）

麟趾序

張逸問麟趾義云關雎之化行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其信厚如麟趾之時箋云喻今公子亦信厚與禮相應有似于麟惟于此二者時關雎之化致信厚未致麟荅曰衰世者謂當文王與紂之時而周之盛德關雎化行之時公子化之皆信厚與禮合古太平致麟之時不能過也（本疏攷證曰關雎之化行句行本作則下有關雎化行句蓋字譌也以義改）

文王承先公之業積修其德以致風化述其美以爲之法能行其本則致未應既致其應設以爲法（詩二南譜疏攷證曰前有鄭荅張逸云五字今刪去以合前條能行一作得行）

召南甘棠



張逸以行露箋云當文王與紂之時謂此甘棠之詩亦文王時事故問之云詩傳及樂記武王卽位乃分周公左召公右爲二伯文王之時不審召公何得爲伯荅曰甘棠之詩召伯自明誰云文王與紂之時乎（甘棠序疏攷證曰詩二南譜疏引此作趙商問甘棠行露之詩美召伯之功箋以爲當文王與紂之時接不審云云至末無詩傳以下二十四字此作張逸詩譜疏作趙商未知孰是）

行露

張逸問行露召伯聽訟察民之意化耳何訟乎荅曰實訟之詞也民被化久矣故能有訟（本疏）

摽有梅

荅張逸云行露以正言也摽有梅以蕃育民人摽有梅序疏

小星抱衾與裯傳裯襌被也箋裯牀帳也

張逸問此箋不知何以易傳又諸妾抱帳進御于君有常寢何其碎荅曰今人名帳爲裯雖古無名被爲裯諸妾何必人抱一帳施者因之如今漢抱帳也本疏

野有死麕無使尨也吠

荅張逸云正行昏禮不得有狗吠本疏

何彼襛矣平王之孫

張逸問箋云德能正天下之王然則不必要文王也荅曰德能平正天下則稱爲平故以號文王焉本疏

騶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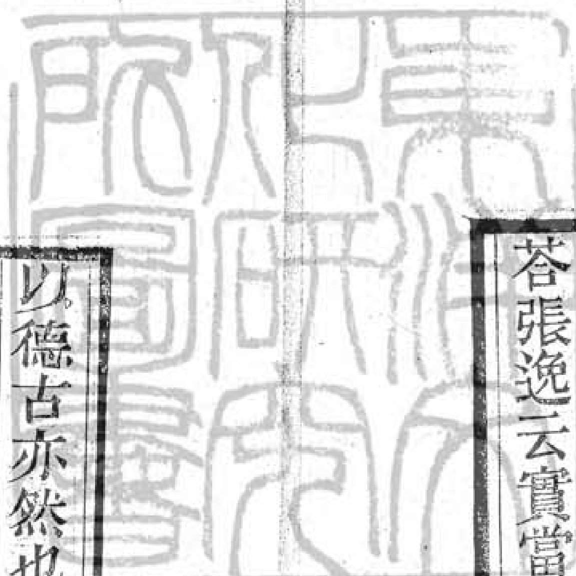
張逸問傳曰白虎黑文又禮記曰樂官備何謂荅曰白虎黑文周書王會云備者取其壹發五豝言多賢也本疏

攷證曰周書本作周史案王會是周書篇名史字誤今以義改

張逸問豕生三曰豵不知毋豕也豚也荅曰豚也過三以往猶謂之豵本疏攷證曰疏云釋獸云豕生三豵二師一特郭璞曰豬生子常多故別其少者鄭志云云以自三以上更無名也故知過三亦爲豵

邶燕燕

荅炅模云爲記注時執就盧君先師亦然後乃得毛公傳既古書義又宜然記注已行不復改之本疏攷證曰疏云坊記引



此詩注以爲夫人定姜之詩不同者鄭志云云就上本無執字從坊記疏補坊記疏作鄭志荅曰炅模云注記時執就盧君後得毛傳乃改之刪易太甚詞義晦矣既古之既本譌作記宜然之宜本譌作且並從南陔序疏改南陔序疏引與此畧同執就盧君作就盧君耳宜然作當然當宜同義知本疏且字是形涉而譌也

匏有苦葉雉鳴求其牡

荅張逸云鴟雉求其牡非其耦故喻宣公與夫人本疏

谷風涇以渭濁箋此絶去所經見

張逸問何言絶去荅曰衛在東河涇在西河故知絶去不復還意本疏

旄丘序責衛伯也

荅張逸云實當用伯而侯德適任之何嫌不可命人位以德古亦然也本疏攷證曰王制疏云衛是侯爵而爲州伯張逸疑而問鄭鄭荅云侯德適任之

鄘定之方中傳楚宮楚丘之宮也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

張逸問楚宮今何地仲梁子何時人荅曰楚丘在濟河閒疑在今東郡界中仲梁子先師魯人當六國時在毛公前本疏攷證曰先師下當有說字今本有說字者是以義增玉海引張逸問仲梁子何時人荅曰先師魯人亦無說字知其脫漏久矣今姑作空方記之仲梁子與檀弓同時

卜云其吉傳山川能說

張逸問傳曰山川能說何謂也荅曰兩讀或言說說者

說其形勢也或曰迯迯者迯其故事也迯讀如遂事不諫之遂釋文攷證曰釋文作鄭志問曰無問人名無傳曰二字從本疏增本疏何謂下無也字或言或曰炏作或曰說迯二字無重文故作古形勢古事下並無也字止

載馳

荅趙商云狄人入衞其時明然戴公廬漕及城楚丘二者是還復其國也許夫人傷宗國之滅又閔其民欲歸行其野視其麥是時之憂思乃引日月而不得歸責以冬夏與誰因誰極未通于許夫人之意本疏

言至于漕

荅張逸云漕邑在河南

衞氓無與士耽

張逸問箋云耽非禮之樂小雅云和樂且耽何謂也荅曰禮樂者五聲八音之謂也小雅亦言過禮之盛和樂過禮之言也燕樂嘉賓過厚賢也不以禮本疏攷證曰疏引此云耽者非禮之名故此禁女爲之小雅論燕樂言作樂過禮以見厚意故亦言耽而文連和樂也

王

張逸問平王微弱其詩不能復雅厲王流于彘幽王滅于戲在雅何荅曰幽厲無道酷虐于民以強暴至于流滅豈如平王微弱政在諸侯威令不加于百姓乎王譜疏

君子陽陽右招我由房箋時在位有官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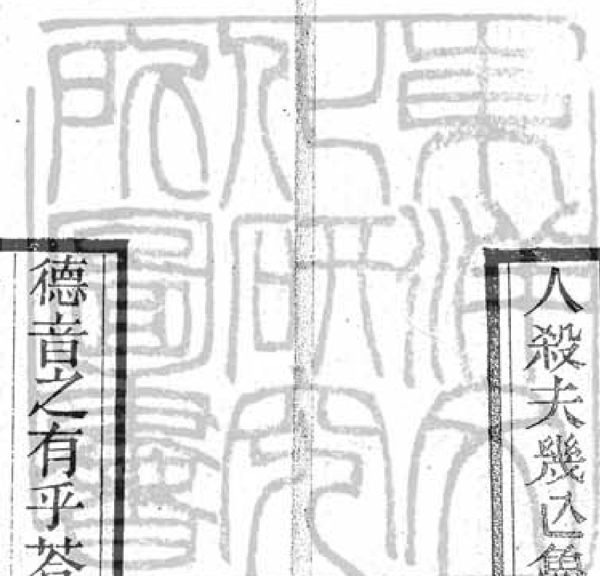
張逸問何知在位有官職又男子焉得在房荅曰房中而招人豈遠乎故知可招者當在位也招之者樂官有祿而無言責苟免時耳路寢房中可用男子本疏攷證曰禮記玉藻疏引路寢房中所用男子二句可作所

大車毳衣如菼

張逸問荅云騅鳥青非草名薍亦青故其青者如騅本疏攷證曰疏云傳以菼為騅箋以菼為薍似易傳又言其青者如騅復似從傳張逸疑而問之

鄭有女同車

張逸問曰此序云齊女賢經云德音不忘文姜內淫適人殺夫幾亡魯國故齊有雄狐之刺魯有敝笱之賦何



德音之有乎荅曰當時佳耳後乃有過或者早嫁不至于此作者據時而言故序達經意本疏

齊甫田

韋曜問曰甫田維莠今何草荅曰今之狗尾也御覽百卉部莠類

魏園有桃

荅張逸云稅法有常不得薄今魏君不取于民惟食園桃而已非徒薄于十一故刺之本疏

伐檀不素飧兮傳孰食曰飧箋讀如魚飧之飧

荅張逸云禮飧饔大多非可素不得與不素飧相配故

易之也（本疏攷證曰素飱之飱疑饔字之譌）

唐無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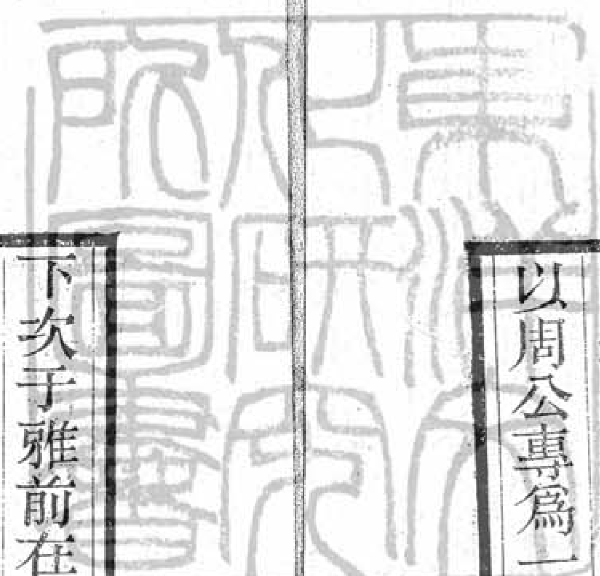
荅趙商云諸侯入爲卿大夫與在朝仕者異各依本國
如其命數（本疏攷證曰又見大車疏）

采苓首陽之巔傳喻無徵箋喻事有似而非

荅張逸云篇義云好聽讒當似是而非者故易之（本疏攷證曰據箋有似而非則似是二字倒換爾）

豳七月

張逸問豳七月專詠周公之德宜在雅今在風何荅曰
以周公專爲一國上冠先公之業亦爲優矣所以在風



下次于雅前在于雅分周公不得專之（豳譜疏）

七月鳴鵙箋豳地晚寒

荅張逸云晚寒亦晚溫（本疏攷證曰三之日疏引作晚溫溫亦晚寒本疏謂三之日于耜言晚寒者由寒氣晚至則此箋當言晚溫故荅問如此箋寒字譌爾）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
祭韭

孫皓問藏之既晚出之又早何（周禮凌人序官疏）荅曰夏十二
月取冰二月開冰四月班冰是其常也藏之既晚出之
又早晚者建寅乃藏與此周禮十二月藏冰較遲一月
故出之早者四月夏之二月出冰與周禮同今豳土寒

納冰可用夏正月也〔周禮冢宰序官疏〕夏二月仲春大簇用事陽氣出地始溫故禮應開冰先薦寢廟〔凌人疏攷證曰又見本疏埶上承幽土晚寒故可夏正月納冰十一字本疏出下無地字〕

小雅皇皇者華周爰咨詢

張逸問此箋云中和謂忠信每懷靡及箋云懷私爲每懷和當爲私而此言忠信懷意似乖也荅曰非也此周之忠信也已有五德復問忠信之賢人〔本疏攷證曰之忠信之之當作言〕

常棣

荅趙商云于文武時兄弟失道有不和協之意故作詩以咸切之至成王之時二叔流言作亂罪乃當誅悔將何及未可定此篇爲成王時作〔小大雅譜疏攷證曰魚麗序云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疏云此成王時作而在文武治內之篇趙商據魚麗之序而發問于時鄭未爲譜故說不定後爲此譜則次定爲成王時也〕

箋周公弔二叔之不咸

張逸問此箋云周仲文以左氏論之三辟之興皆在叔世謂三代之末即二叔宜爲夏殷末也荅曰此注左氏者亦云管蔡耳又此序子夏所爲親受聖人足自明矣〔本疏攷證曰疏云鄭衆賈逵以二叔爲管蔡周仲文蓋漢世儒者也以爲二叔宜爲夏殷之末不得爲管蔡鄭荅注左氏者謂鄭賈之說也〕

召公爲作此詩

荅趙商云凡賦詩者或造篇或誦古本疏攷證曰又見左傳隱三年疏本疏云誦古指此召穆公所作誦古之篇非造之也案誦古之事在左氏傳

南陔白華華黍傳有其義而亡其辭箋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其義則與眾篇之義合編故存

荅張逸云詩本無文字後人不能盡得其次弟錄者直錄存義而已詩譜序疏攷證曰鄭傳譜疏引作鄭荅趙商得其下無次字存作其案此條不知所屬姑列于此

湛露厭厭夜飲箋昔者陳敬仲飲桓公酒

荅張逸云時桓公館敬仲若宴公館孔子之類本疏

六月織文鳥章

荅張逸云畫急疾之鳥隼本疏攷證曰又見爾雅釋天疏

車攻駕言行狩傳戰不出頃田不出防

荅張逸云戰有頃數不能盡其多少猶今戰場者不出其頃界田者不出其防也本疏

斯干西南其戶箋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

荅張逸云周公制禮建國土中洛誥王入太室祼是也顧命成王崩于鎬京承先王宮室耳宣王承亂未必如周公之制本疏攷證曰禮記玉藻疏周公攝政制禮作樂乃立明堂于王城張逸疑而致問鄭荅之云云荅語與此同制禮六字作制于土中誥下有云字是下無也字鎬京下有鎬京宮室四字末必作又不能

賓之初筵樂既和奏箋殷人先求諸陽故祭祀先奏樂荅趙商云衞殷之畿內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法故衞稱殷禮本疏 攷證曰曲禮疏約鄭義云衞武公居殷墟故用殷禮卽引此君子行禮云云

大雅緜自西徂東箋豳與周原不能爲西東

張逸問豳與周原不能爲西東何謂荅曰豳地今爲栒邑縣在廣山北沮水西有涇水從此西南行正東乃得周故言東西云岐山在長安西北四百里豳又在岐山西北四百里本疏

棫樸六師及之箋王興師行者殷末之制

趙商問此箋引常武整我六師宣王之時又此征伐之事不稱六軍而稱六師不達其意荅曰師者眾之通名故人多云焉欲箸其大數則乃言軍耳本疏

生民

趙商問此箋云帝上帝又云當堯之時姜嫄爲高辛氏世妃意以爲非帝嚳之妃史記嚳以姜嫄爲妃是生后稷明文皎然又毛亦云高辛氏帝苟信先籍未覺其偏隱是以敢問易毛之義荅曰卽姜嫄誠帝嚳之妃履大人之迹而歆歆然是非眞意矣乃有神氣故意歆歆然天下之事以前驗後其不合者何可悉信是故悉信亦

非不信亦非稷稚于堯堯見爲天子高辛與堯竝在天子位乎本疏

周頌絲衣序高子曰靈星之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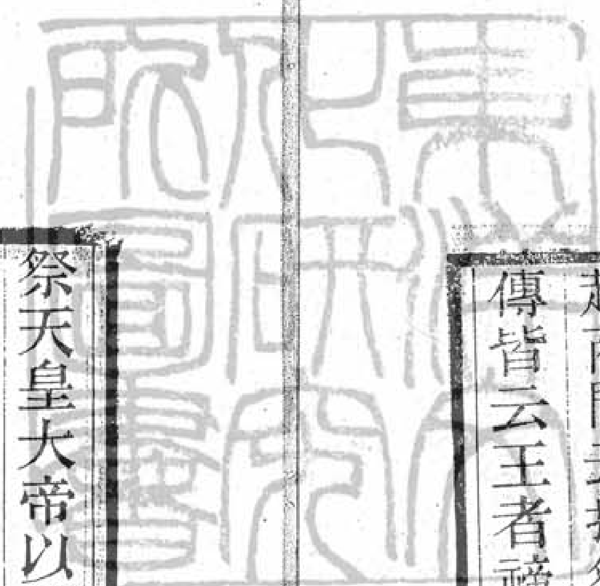
荅張逸云高子之言非毛公後人著之本疏

魯頌閟宮及彼南夷傳荆楚也

荅趙商云楚交中國而近南夷末世夷行故謂之夷也本疏

商頌長發箋郊祭天也

趙商問云按祭法殷人禘嚳而郊冥又喪服小記及大傳皆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注皆以爲



祭天皇大帝以嚳配之然則此詩之禘亦宜以爲圜丘之祭不審云郊何荅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則以祖配其祖從出之明文也云注皆以爲祭天皇大帝詩之大禘宜爲圜丘之祭探意太過得無誣乎禘者祭名天人共云本序疏攷證曰雖疏節引鄭志云禘大祭天人共之

鄭志四　　鄭氏佚書二十一之四

鄞袁鈞學

周禮志

天官膳夫王日一舉鼎十有二

趙商問膳夫云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有三牲備商按玉藻天子之飡日少牢朔月太牢禮數不同請問其說荅云禮記後人所集據時而言或諸侯同天子或天子與諸侯等所施不同故難據王制之法與周異者多當以經爲正禮記玉藻疏玫證曰與諸侯本作同諸侯從本疏改本疏無膳夫云三字及物皆有俎四字有三牲備作是爲三牲備犒天子之飡日少牢作天子日飡少牢請問作請聞兩或下埜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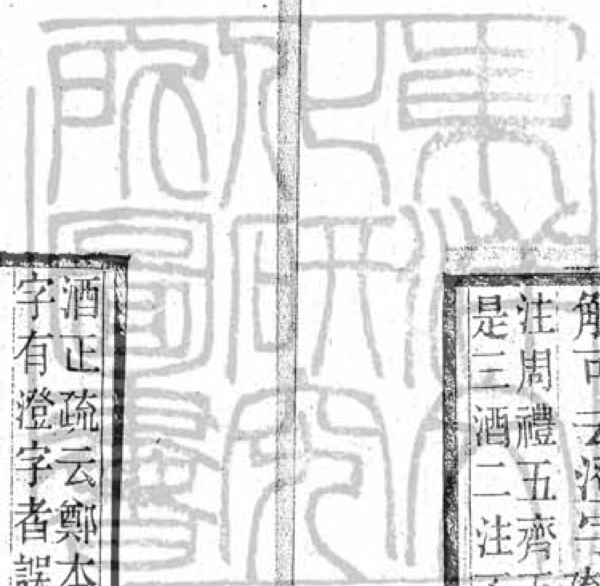
以字同諸侯作與諸侯所施不同故難據作禮數不同難以據也周異作禮違詩𩀌鶩疏引荅詞集作定無據時而言四字或下然有以字同諸侯亦作與諸侯曲禮疏引作記之時或諸侯同天子或天子與諸侯同作記者亂之耳刪約之文沖遠云玉藻所以異膳夫者膳夫是周之正禮玉藻是衰世之禮

腊人凡田獸之脯腊膴胖之事

趙商問腊人掌凡乾肉而有膴胖何荅雖鮮亦屬腊人本疏

酒正三酒注澄酒是三酒也

趙商問禮運注澄是沈齊今此注澄酒是三酒何荅今解可去澄字本疏此本不誤轉寫益澄字耳禮運疏攷證曰禮運疏云注周禮五齊五曰沈齊澄與沈蓋同物也酒正注澄酒是三酒二注不同趙商疑而致問荅云云益本作盎案



酒正疏云鄭本于此注時直云酒是三酒無澄字有澄字者誤據此盎乃益字之譌今改正

司裘掌為大裘

大裘之上又有元衣與裘同色亦是無文采本疏攷證曰玉藻疏引大裘之上有衣六字

內宰出其度量淳制注純制天子巡守禮所云制幣丈八尺純四𥿍與

趙商問云天子巡守禮制丈八尺純四𥿍本疏咫長八寸四八三十二幅廣三尺二寸大廣非其度儀禮聘禮疏何本疏荅云巡守禮制丈八尺咫八寸四咫三尺二寸又大廣四當為三三八二十四二尺四寸幅廣也古三四積畫

是以三誤爲四也本疏攷證曰聘禮疏引趙商問咫長至其度載鄭元荅云古積畫誤爲四當爲三三咫則二尺四寸矣荅語刪約又本書質人疏引鄭荅志咫八寸四當爲三三咫謂二尺四寸也則竟刪約之辭矣

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

趙商問司服王后之六服之制目不解請圖之荅曰大裘衮衣鷩衣毳衣絺衣元衣此六服皆纁裳赤舄韋弁衣以韎皮弁衣以布此二弁皆素裳白舄冠弁服黑衣裳而黑舄冠弁元端禕衣元舄首服副從王見先王揄翟青舄首服副從王見先公闕翟赤舄首服副從王見羣小祀鞠衣黃屨首服編以告桑之服襢衣白屨首服編以禮見王之服褖衣黑屨首服次以御于王之服后服六翟三等三舄元青赤鞠衣以下三屨黃白黑婦人質不殊裳屨舄皆同裳色也屨人疏

三狄首服副副覆也所以覆首爲之飾其遺象若今步繇矣鞠衣首服編編列髮爲之其遺象若今假紒矣展衣褖衣首服次次弟髮長短爲之所謂髲髢若燕居之時則亦褖衣纚笄總而已其六服皆以素紗爲裹禮記玉藻疏

地官保氏注書序曰周公爲師召公爲保相成王爲左右聖賢兼此官也

趙商問案成王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卽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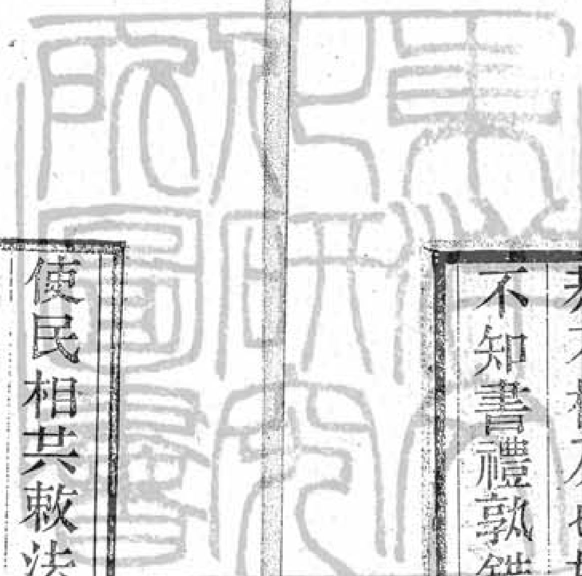
公之號自有師保之名成王周官是周公攝政三年事此周禮是周公攝政六年時則三公自名師保起之在前何也荅曰周公左召公右兼師保初時然矣司徒序官疏

族師四閭爲族八閭爲聯

張逸問族百家安得有八閭荅弁之爲聯耳本疏

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

趙商問族師職曰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在康誥曰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族師之職鄰比相坐康誥之云門內尚寬不知書禮孰錯未達旨趣荅曰族師之職周公新制禮



使民相共敕法康誥之時周法未定天下又新誅三監務在尚寬以安天下先後異時各有云爲乃謂是錯也大司寇疏攷證曰本疏族師引起之職作之義之云作之說書禮上無不知二字孰作是荅曰作鄭荅共敕下有之字未定下無天下二字末無也字書康誥疏云周官鄰保以比伍相及趙商疑而發問鄭荅云周禮太平制此爲居殷亂而言約鄭義

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

張逸問注十八分之十三率之何謂荅曰六鄉之民上地不易家百畝一易家二百畝再易家三百畝相通三夫六百畝六遂之民上地家百畝萊五十畝中地家百畝萊百畝下地家百畝萊二百畝相通三夫而六百五

十畝以三分去一之法當餘十二遂地以有五十畝萊于三分去一乃得十三（本疏）

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

趙商問載師職凡宅不毛乃罰以一里布田不耕者罰屋粟商以田不耕其罪莫重宅不毛其罰當輕宅不毛乃罰以二十五家之布田不耕則罰之三夫之稅粟未達罰之輕重之差云爲之旨荅此法各當罰其事于當其有故何以假他輕重乎（本疏）

閭師凡無職者出夫布注獨言無職者掌其九賦

劉琰問載師職云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閭師職云凡無職者出夫布夫家之征與夫布其異如何荅云夫家之征者田稅如今租矣夫布者如今算斂在九賦中者也劉琰又問閭師職云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下至任虞凡八貢不道九賦下言凡無職者出夫布注云獨言無職者掌其九賦若此者豈上八貢者復出八賦與無職所出夫布凡爲九將自布賦不同重計八貢未之能審也荅曰讀天官冢宰職則審矣無職在九賦中今此不言其餘獨言此者此官掌斂賦嫌無職者不審出算故言耳（本疏 攷證曰不審之審疑當字之譌）

調人凡和難父之讐辟諸海外

趙商問調人職稱父之讐辟諸海外君亦然注使辟于此不得就而讐之商以春秋之義子不復讐非子臣不討賊非臣楚勝之徒猶言鄭人在此讐不遠矣不可以見讐而不討于是伐之臣感君恩孝子思其親不得不報豈宜和之而巳子夏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孔子曰寢苫枕干不仕不與共天下遇諸市朝不反兵天下尚不反兵海內何爲和之不逹二禮所趣小子曰感少蒙解說荅曰讐在九夷之東八蠻之南六戎之西五狄之北雖有至孝之心能往討不乎子之所云偏于此義本疏攷證曰不得不報下本無豈宜二字何爲和之下有豈宜二字兩不相應葢傳寫換脫也今以義改正曲禮疏引鄭荅趙商云讐下有若字不乎作之乎無末二句又本疏此條前引漢時徐州刺史荀文若問元周禮父之讐辟之海外今青州人讐在遼東可以王法縱不討乎當問之時元以年老昏耄意忘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然則周禮在四海之外辟之如是亦是遠矣近則青州遼東作雖未逹周公聖意所趣附錄于此

春官鬯人注秬如黑黍一稃二米

張逸問云鬯人職注云秬如黑黍一稃二米案爾雅秠一稃二米未知二者同異荅云秠即其皮稃亦皮爾雅重言以曉人更無異稱也序官疏攷證曰生民疏引荅張逸云秠即皮其稃亦皮也爾雅重言以曉人句亦見爾雅釋草疏

籥師注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

張逸問籥師注春秋傳曰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何

謂荅廢置也于去者爲廢故曰廢 序官疏攷證曰檀弓疏引鄭荅于去下有聲字故曰廢作謂廢去不留也大司樂疏引于去者爲廢一語無聲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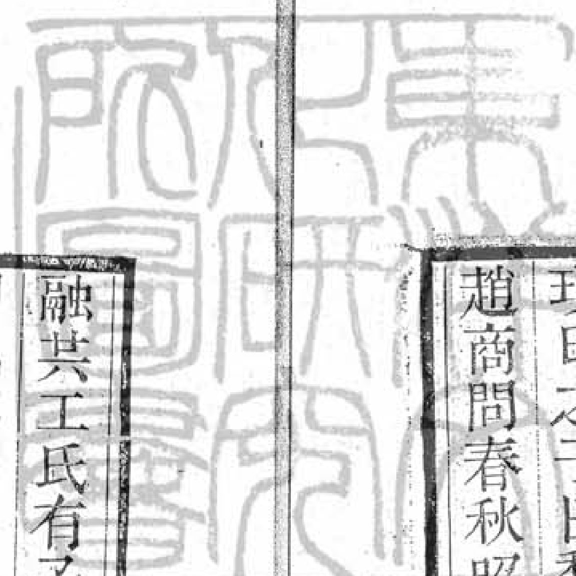
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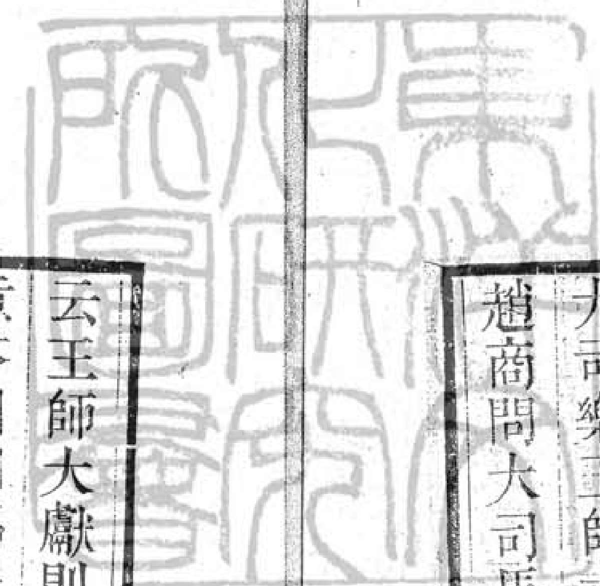
張逸問曰以血祭祭五嶽以貍沈祭山川不審五嶽亦當貍否荅曰五嶽尊祭之從血腥始何嫌不貍 詩鳧鷖疏

注此五祀者五官之神在四郊四時迎五行之氣于四郊而祭五德之帝亦食此神焉少昊氏之子曰重爲句芒食于木該爲蓐收食于金脩及熙爲元冥食于水顓頊氏之子曰黎爲祝融后土食于火土

趙商問春秋昭二十九年左傳曰顓頊氏之子犂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祭法曰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社即句龍今云五官之神在四郊其二祀合爲黎食火土者何荅曰黎爲祝融句龍爲后土左氏下言后土爲社謂暫作后土后土轉爲社無有代者故先師之說犂兼之因火土俱位南方此注云犂爲祝融后土食于火土亦惟見先師之說也 本疏攷證曰本疏爲后土下有其二祀五官之神及四郊合爲黎食后土十六字社即句龍下無今云至者何二十字據四庫本改后土轉爲社五字從詩甫田疏補入詩疏引鄭志荅趙商云后土爲社謂轉作社神又云后土轉爲社無復代者故先師之說犂兼之亦因火土位在南

以貍沈祭山林川澤





荅曰爾雅之文䄙非一家之注不可盡據以難周禮詩鳧鷖疏攷證曰疏云釋天祭山曰庪懸不言貍張逸引以問鄭荅云云

司尊彝祼用雞彝鳥彝

一雞彝盛明水鳥彝盛鬱鬯是以各二尊罍尊不言數

者禘祫與時祭追享朝享等皆同用三酒不別數可知

也本疏

典瑞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

祭天地宗廟亦執之禮記曲禮疏

大司樂王師大獻注獻捷于祖

趙商問大司馬云師有功則愷樂獻于社春官大司樂

云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注云大獻獻捷于祖不達異

意荅曰司馬云師大獻則獻社以軍之功故獻于社大

司樂宗伯之屬宗伯主于宗廟之禮故獻于祖也本疏攷證曰又見大司馬疏大司馬云易作夏官無愷樂字大司樂下無云字司馬以下十三字易作司馬主軍事之功宗伯以下八字易作宗伯主宗廟末無也字

太卜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注杜子春云玉兆

帝顓頊之兆瓦兆帝堯之兆原兆有周之兆又一曰連

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注杜子春云連山宓戲歸藏黃

帝

趙商問今當從此說以下敢問杜子春何由知之荅曰



此數者非無明文改之無據故著子春說而已近師皆
以爲夏殷周本疏攷證曰疏云趙商問此并問下文子春云云從此之此子春前說以下之云子春後說也又引荅語非無已下故著作且從無說而已三字周作也
簭人簭更注謂簭遷都邑
荅趙商云此都邑比于國爲小故筮之詩定之方中疏若武王
遷洛般庚遷殷之等則卜故太卜有卜大遷之事本疏攷證曰疏引此前有鄭荅趙商曰五字
簭參注謂筮御與右
趙商問僖十五年秦晉相戰晉卜右慶鄭吉襄二十四
年晉致楚師求御于鄭鄭人卜宛射犬吉皆用卜今此
用筮何且此云筮是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曲禮注引
春秋獻公卜娶驪姬不吉公曰筮之又尙書龜從筮從
請明所據荅云天子具官有常人官非一人故筮有可
使者諸侯兼官無常人故臨時卜之也本疏攷證曰有可之有疑是其字之譌
占寱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
張逸問占夢注云春秋昭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
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倮而轉以歌旦而日食
占諸史墨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
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謫火勝

金故弗克此以日月星辰占夢者不知何術占之前問不了荅曰日月在辰尾夏之九月辰在房末有尾星建戌厭寅寅與申對辰與戌對申近庚辰與戌對故知庚辰干上爲客辰下爲主八故午爲主八金侵火故不勝雖不勝卽復故云弗克日有謫氣時得九月節者以庚午在甲子篇辛亥在甲旬篇也中有甲戌甲申甲午戌一月也從庚午以下四日從甲辰至辛亥八日幷之十二日通同四十二日問曰何知有此厭對之義乎荅曰按堪輿黃帝問天老事云四月陽建于巳破于亥陰建于未破于癸是謂陽破陰陰破陽故四月有癸亥爲陰陽交會十月丁巳爲陰陽交會言未破癸者卽是未與丑對而近癸也交會惟有四月十月也若有變異之時十二月皆有建厭對配之義也本疏攷證曰通典天子合朔伐鼓篇載侍中鄭小同議曰史官不務審察晷度謹綜疏密謬準交會以爲其兆至乃虛設疑日大警內外其有不效則委于差晷度禁縱自由皆非其義按春秋昭公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日蝕晉史墨以庚午之日日始有謫自庚午至辛亥四十二日日蝕之兆固形于前矣此爲古有明法而今不察是守官隋職攷察無效此有司之罪又荅古來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六厤皆無推日蝕法但有攷課疏密而已負坐之條由本無術可課非有司之罪附錄于此

巾車建大白以卽戎

趙商問巾車職曰建大白以卽戎注云謂兵事司馬職

仲秋辨旗物以治兵王建大常注凡班物以出軍之旗則如秋不知大白以卽戎爲何時荅曰白者殷之正色王卽戎者或命將或勞師不自親將故建先王之正色異于親自將也大司馬疏攷證曰本疏引此建大常作載大常注上有下字注下有云字凡班物作凡班旗物不知下有巾車二字爲何時作爲在何時荅曰下作殷之正色者或會事或勞師不親將末句無也字

建大麾以田

趙商問巾車職曰建大麾以田注云田四時田獵商按大司馬職曰四時皆建大常今又云建大麾以田何荅曰麾夏之正色雖習戰春夏尚生其時宜入兵夏本不以兵得天下故建其正色以春夏田至秋冬出兵之時乃建大常本疏攷證曰以春夏田本無夏字田下本無至字從大司馬疏補入大司馬疏巾車職下無曰字注下無云字大司馬職下亦無曰字大常下無今又云建大麾以田八字雖上有田字禮記王制疏載鄭荅趙商云春夏用大麾秋冬用大常是約舉此條之意

夏官校人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

趙商問校人職天子有十二閑馬六種爲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國六閑馬四種爲二千五百九十二匹家四閑馬二種爲千七百二十八匹商按天子之卿采地食小都大夫食縣不審所由當能共此馬數故禮記家富

不過百乘謂其多也以司馬灋論之甸方八里有戎馬四匹長轂一乘今大夫采地四甸一甸稅又給王其餘三甸纔有馬十二匹今又就校人之職相校甚異何荅曰邦國六閑四種其數適當千二百九十六匹家有四閑二種又當八百六十四匹今子以何術計之乎此馬皆君之所制爲非謂民賦畿內百里之國者居四都五十里之國居四縣二十五里之國居四甸而引天子卿㐭小都大夫㐭縣欲何以難又司馬法甸有戎馬四匹長轂一乘此爲民出軍賦無與于天子國馬之數事條未理而多紛紜本疏攷證曰詩定之方中疏引此問下有曰字有十作千有無天子之卿采地

㐭小都九字不審所由當能共此馬數作何由能供此馬無故禮已下十四字甸方八里作一甸之田方八里采下無地字一甸稅又給王作一甸之稅以給王纔有作裁有下無馬字今又二句作今就校人職相覺甚異六閑下有馬字家下無有字四閑下有馬字六十四下無匹字今子下無以字此馬二句作此馬皆國君之制非民之賦無畿內已下四十四字此爲作此謂無事條八字

職方氏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

趙商問職方氏掌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數注云周之所服國數禮記明堂位曰周公六年制禮作樂朝諸侯于明堂有朝位服事之國數夷九蠻八戎六狄五禮之事異未達其數鄭荅職方氏四夷四方夷狄也九貉即九夷在東方八蠻在南方閩其別也戎狄之

數或六或五兩文異爾雅雖有其數耳皆無別國之名

校未甚明故不定 本疏攷證曰禮記明堂位疏引此問下有曰字職方下無氏字後同注云作注曰無周公以下十五字禮之作禮文未達作不達鄭荅作故鄭荅云四夷下有謂字或六或五作或五或六雖有下有作與同皆數耳下無皆字校未甚明作不甚明定下有字字詩蓼蕭序疏引鄭荅趙商云戎狄云云異下有耳字其數耳作與周皆兩數耳下無皆字或六或五及校未甚明同明堂位疏定下有之也字韓奕疏引九貊鄭九夷也二語書旅獒疏引鄭荅趙商云戎狄但有其國數其名難得而知文義較顯

秋官司寤氏禦晨行者禁宵行者

男女夜行以燭謂在宮中也晨行宵行者惟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若天子祭天之時則道夜而行故禮記云氾埽反道鄉爲田燭 本疏

大行人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

趙商問大行人職曰凡大國之孤執皮帛所尊衆多下云其他眂小國之君以五爲節今此亦五下云諸侯之卿各下其君二等以下注云公使卿亦七侯伯亦五子男三不審大國孤五而卿七何荅曰卿奉君命七介孤尊更自特見故五介此有聘禮可參之未之思邪反怪此更張擯介又繼小國之君非私覿也 本疏

出入三積

趙商又問大行人職曰孤出入三積此卽與小國同宜應眂小國之君何須特云三積與例似錯荅曰三積者

鄭亦然非獨孤也故不在眡小國之中與例似錯何所據也 本疏

掌客上公醯醢百有二十罋

此公乃二王後 本疏

冬官㮚氏㮚而不稅

趙商問㮚氏爲量㮚而不稅㽉人職有稅何荅曰官量不稅 本疏

矢人兵矢田矢注兵矢枉矢絜矢也此二矢亦可以田田矢謂矰矢

趙商問司弓矢注云凡矢之制矰矢之屬七分三在前四在後按矢人職曰田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注云田矢謂矰矢數不相應不知所裁荅曰田矢謂矰矢此先定後云此二矢亦可以田頃苦少疾此疏初在篋笥之閒屬錄事得之謹荅 本疏

匠人周人明堂

趙商問云說者謂天子廟制如明堂是爲明堂卽文廟邪荅曰明堂主祭上帝以文王配耳猶如郊天以后稷配也 南齊書禮志

鄭氏佚書二十一之五

鄭志五

鄞袁鈞學

儀禮志

聘禮記出祖

祖祭道神本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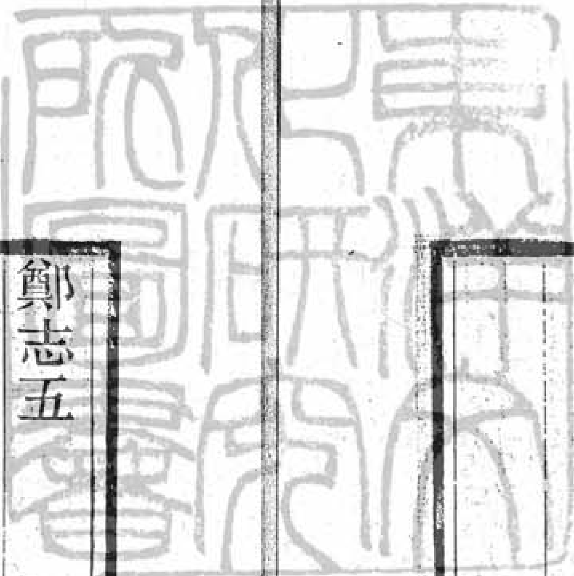
覲禮乃朝

朝覲四時通稱故覲禮亦云朝周禮大行人疏

喪服傳繼母如母

荅趙商云繼母而爲父所出不服也通典凶禮篇爲出繼母不服議攷證

日前有鄭元二字今删





慈母如母

趙商問慈母嫁亦當爲服如繼母不荅慈母賤何得如繼母邪通典凶禮篇大夫士爲慈母服議攷證曰荅上本有鄭元字今刪

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

荅趙商云婦人有歸宗謂自其家之爲宗者詩葛覃疏自其家之宗言宗及小宗故知是大夫士也諸侯夫人父母卒無歸寧之理故知諸侯夫人爲兄弟爲諸侯者但大功耳不得服期禮記檀弓疏攷證曰檀弓疏引此其上有鄭荅趙商云五字今刪去以合前條

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

趙商問已爲諸侯父有廢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事而爲其祖服制度之宜年月之斷云何荅云父卒爲祖後者三年斬何疑趙商又問父卒爲祖後者三年已聞命矣所問者父在爲祖如何欲言三年則父在欲言期復無主斬杖之宜主喪之制未知所定荅曰天子諸侯之喪皆斬衰無期本疏

鄞袁鈞學

禮記志

曲禮己孤暴貴不爲父作謚

趙商問曰曲禮云己孤暴貴不爲父作謚而武王卽位追王太王王季文王改謚爵何也荅曰周道之基隆于二王功德由之王迹興焉凡爲人父豈能盡賢乎若夏禹殷湯則不追謚矣郊特牲云死而謚之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通典凶禮篇帝王謚號議攷證曰基隆二字本作業興避唐諱與焉本譌初焉並從本疏改本疏引鄭荅趙商曰豈能下無盡字不追謚矣作不然矣

檀弓師吾哭諸寢

荅趙商云是殷禮若周禮則奔喪云師哭諸廟門外 本疏

攷證曰伯高死于衞節注哭于子貢寢門之外疏云哭師于寢此謂殷禮云云鄭荅趙商之問亦以爲然

四方于子乎觀禮子蓋愼諸注見子思欲爲嫁母服恐其失禮戒之

張逸問舊儒世本皆以孔子後數世皆一子禮適子爲父後爲嫁母無服檀弓說子思從于嫁母服何荅云子思哭嫂爲位必非適子或者兄若早死無繼故云數世皆一子 本疏

斂斯席矣注大斂奠于堂

荅趙商云堂當爲室 本疏

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

荅趙商云祥謂大祥二十五月是月禫謂二十七月非謂上祥之月也 魏書禮志 既禫徙月而樂作禮之正也孔子五日彈琴自省哀樂未忘耳踰月可以歌皆自省踰月所爲也 本疏

君遇柩于路

荅張逸云行而遇之謂凡民也雖以民爲主亦兼微小臣君不豫知其喪 本疏

弁絰葛而葬

鄭沖云小記云諸侯弔必皮弁錫衰則此弁絰之衰亦是弔服也本疏攷證曰沖鄭君之祖當是鄭君稱其祖之說爲荅耳失問人姓名

周朝而遂葬

趙商問周朝而遂葬則是殯于宮葬乃朝廟按春秋晉文公卒殯于曲沃是爲去絳就祖殯與禮記義異未通其說荅曰葬乃朝廟當周之正禮也其末世諸侯國何能同也傳合不合當解傳耳不得難經周禮䘏祝疏攷證曰本疏云鄭康成以爲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故殯于廟

生事畢而鬼事始已注謂不復饋食于下室而鬼神祭之

荅張逸云未葬以脯醢奠于殯又如下室設黍稷曰饋下室內寢也至朔日月半而殷奠殷奠有黍稷而下室不設也旣虞祭遂用祭禮下室遂無事也本疏

王制公侯田方百里注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

張逸問殷爵三等公侯伯尚書有微子箕子何荅云微子箕子實是畿內采地之爵非畿外治民之君故云子也本疏

注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

張逸疑而不解以問于鄭鄭荅之云設今有五十里之國于此無功可進無過可退亦就益其地爲百里之國

爵尊而國小者若虞虢之君爵爲公地方百里爵卑而國大者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男二百里皆大于虞虢 本疏

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

荅田瓆云天地郊社至尊不可廢故越紼祭之六宗山川之神則否五祀宮中之神喪時朝夕出入所祭不爲越紼也 本疏攷證曰疏云天地社稷之祭豫卜時日今忽有喪故旣殯越紼行事若遭喪之後當天地郊社常祭之日其啟殯至于反哭則避此郊社祭日而爲之

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注大祖別子始爵者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

荅趙商曰此王制所論皆殷制故云雖非別子亦得立大祖之廟若其周制別子始爵其後得立別子爲大祖若非別子之後雖爲大夫但立父祖曾祖三廟而已隨時而遷不得立始爵者爲大祖 本疏

月令螳蜋生注螳蜋螵蛸母也

□王瓚問曰爾雅云莫貈螳蜋同類物也今沛魯以南謂之蟷蠰三河之域謂之螳蜋燕趙之際謂之食肬齊濟以東謂之馬敫然名其子則同云螵蛸是以注云螳蜋螵蛸母也 藝文類聚攷證曰此荅語非問語問下脫荅字爾今爲空文記之沛魯以下皆方言文本疏沛作潭濟作杞敫作穀爾雅疏同並誤食肬初學記引高誘曰螗蜋一名齕疣淮南子注又作齒肬

昏火中

孫皓問月令季夏火星中前受東方之體盡以為火星季夏中星也不知夏至中星名荅曰日永星火此謂大火也大火次名東方之次有壽星大火析木三者大火為中故尚書云舉中以言焉又每三十度有奇非特一言猶者也季夏中火猶謂指心火也詩七月疏攷證曰詩疏引作吳志王伯厚氏謂康成不與吳孫皓同時吳志亦無此語後人因孫皓名氏遂改鄭志為吳志詳見困學紀聞月令正義載鄭答孫顥云星火非謂心星也卯之三十度總為大次其日大火之次有星者月令舉其月初尚書總舉一月故不同也皓顥是一人又舊唐書傳仁均傳王孝通駁仁均歴法引云日永星火只是大火之次亞十度有奇中者非謂心之火星也實星中也與此並可參證

曾子問五祀之祭不行注郊社亦然

趙商問云自啟至反哭五祀之祭不行注云郊社亦然按王制云惟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既云葬時郊社之祭不行何得有越紼而行事荅云越紼行事喪無事時天地郊社有常日自啟及至反哭自當辟之本疏攷證曰今注疏本無既云以下十八字有何字從宋本

禮器詩云匪革其猶聿追來孝

荅炅模云為記注之時依循舊本此文是也後得毛詩傳而為詩注更從毛本故與記不同本疏攷證曰禮記孔子閒居坊記二疏引並作炅模本疏引作靈模按大傳疏云禮注在前詩箋在後故詩有與禮注不同故鄭荅炅模云然也蓋

是炅譌爲炅或譌爲灵灵又譌爲靈耳○據姓氏急就篇漢太尉陳球碑有城陽炅橫者作炅模者不誤

祭祀不祈

趙商問祭祀不祈商按周禮設六祈之科禱禳而祭無不祈故敢問禮記者何義也荅云祭祀常禮以序孝敬之心當專一其志而已禱祈有爲言之主于求福豈禮之常也本疏

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陰氣也

趙商問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陰氣大宗伯職曰王大封則先告后土注云后土土神也若此之義后土則社社則后土二者未知何云敢問后土祭誰社祭誰乎荅曰句龍本后土後遷之爲社大封先告后土元注云后土土神不云后土社也詩甫田疏攷證曰周禮大宗伯疏引鄭荅趙商云云遷下無之字大封上有王字元下無注字不云作不言

田瓊問周禮大封先告后土注云后土社也前荅趙商曰當言后土土神言社非也檀弓曰國亡大縣邑或曰君舉而哭于后土注云后土社也月令仲春命民社注云社后土中庸云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注云社祭地神不言后土省文此三者皆當定之否荅曰后土土官之名也死以爲社神而祭之故曰后土社句龍爲后土後轉爲社故世人謂社爲后土無可怪也欲定者定

之亦可不須甫田疏攷證曰周禮大宗伯疏引鄭又荅田瓊云后土古之官名死爲社而祭之故曰后土社句龍爲后土官後轉爲社世人謂爲后土無可怪視此條較爲簡明今補后土社三字于故曰之下又郊特牲疏引王肅難鄭云鄭記云社后土則句龍也

內則有膴無膾

膴非膾餚此燕得膾膴者膴非膾餚謂膾不專用膴以爲膾餚若有餘饌兼之則得有膴本疏

玉藻諸侯之齊冠也注四命以上齊祭異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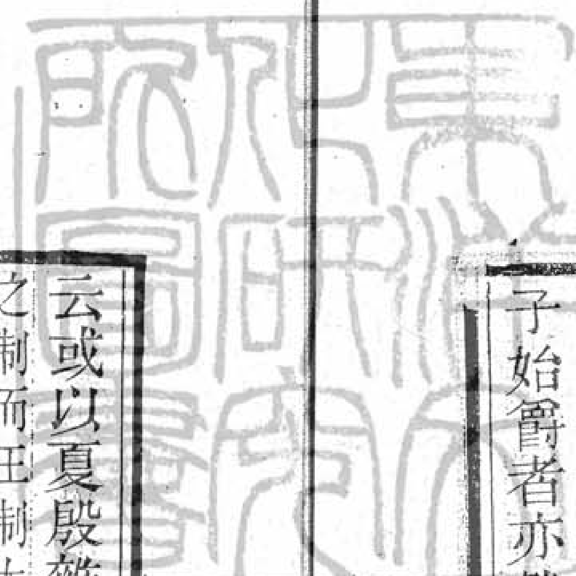
趙商問云以雜記云大夫冕而祭于公弁而祭于已士弁而祭于公冠而祭于已是爲三命以下齊祭異冠何但四命以上也觀注似若但施于已祭不可通之也荅云齊祭謂齊時一冠祭時亦一冠四命乃然大夫冕士弁而祭于君齊時服之祭時服之何以亦異本疏

明堂位尊用犧象注犧尊以莎羽爲畫飾

張逸問曰明堂注犧尊以莎羽爲畫飾前問曰犧讀如沙沙鳳皇也不解鳳皇何以爲沙荅曰刻畫鳳皇之象于尊其形婆娑然或有作獻字者齊人之聲誤耳本疏攷證曰禮運疏引鄭說云畫尊作鳳羽婆娑然故謂婆尊也梁劉沼傳引此作畫鳳皇尾婆娑然

喪服小記久而不葬者惟主喪者不除

趙商問主喪者不除且以今言之人去邦族假葬異國禮不大備要亦有反舊土之意三年闋矣可得除不明



爲改葬緦之例乎爲久不葬也答云葬者送亾之終假葬法後代巧僞反可以難禮乎（通典凶禮篇久喪不葬服議攷證曰答上本衍或字然稱鄭志不得有或荅也故去之）

雜記成廟則釁之

遷廟者更釁其廟而移故主焉（大戴記諸侯遷廟注攷證曰此荅語不詳問人）

祭法大夫立三廟

趙商問祭法云大夫立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注非別子故知祖考無廟商按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注云大祖別子始爵者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二者不知所定荅云祭法周禮王制之云或以夏殷雜不合周制（王制疏攷證曰穀梁疏引鄭荅趙商祭法大夫三廟是周之制而王制大夫三廟言與大祖而三或當夏殷法亦合于周禮也王制疏又引鄭荅云王制所論皆殷制並刪約之詞）

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

月令命民社謂秦社也自秦以下民始得立社也（禮記郊特牲疏攷證曰此鄭荅語也失問人姓名及荅字）

諸侯爲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

鄭沖云五祀雖出天地之間陰陽之氣實非四時五行陰陽之正者也月令春祀戶祭先脾秋祀門祭先肝此順氣所宜藏所值耳又司命則司命星下會人間司譴過小神矣通典吉禮篇天子七祀

坊記澄酒在下注清酒也

田瓊疑而致問鄭荅之云禮運云醴醆醍澄皆是一物各不言酒故推其意澄爲沈齊酒爲三酒坊記云醴也醍也澄也皆言酒故因注云澄酒清酒也其實沈齊也禮運疏

中庸吾從周

趙商問孔子稱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檀弓云今丘也殷人也兩楹奠殯哭師之處皆所法于殷禮未必由周而云吾從周者何也荅曰今用之者魯與諸侯皆用周之禮法非專自施于己在宋冠章甫之冠在魯衣逢掖之衣何必純周云吾從周者言周法最備其爲殷周事豈一也本疏攷證曰純周之周本作用云吾之云本作之並形涉而譌今改正

服問爲其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

趙商問曰禮母亾則服其黨不服繼母黨以外氏不可貳也若母黨先滅亾無親已所未服服繼母黨不荅曰此所問權也非禮之正假令母在本自都無親黨何所

服邪權者由心（通典凶禮篇親母無黨服繼母黨議攷證曰問下本有鄭元二字答下亦有元字今刪）

鄭志七

鄞袁鈞學

春秋志

隱八年傳先配而後祖

祖祖道之祭應先爲祖道然後配合今乃先爲配合而後乃爲祖道之祭（禮記曾子問疏攷證曰曾子問疏引作鄭注注志音近而譌也左傳隱八年疏云鄭康成以祖爲祓道之祭也先爲配匹而後祖道言未去而行配）

莊二十九年傳凡土功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

答趙商云傳所言者謂庸時也周召之作洛邑因欲觀衆殷樂之與否（詩定之方中疏攷證曰詩疏云左傳所云乃是正禮而召誥于三月之下營洛

邑之事于周之三月起土功不依禮之常時

閔二年夏五月吉禘于莊公

荅趙商云閔公心懼于難務自尊大以厭其禍凡二十二月而除又不禫于禮少六月禮記王制疏攷證曰王制疏止引荅趙商云于禮少六月九字閔公已下二十四字見通典吉禮篇禘祫下作鄭注注志音涉而譌也今補入王制疏云少六月者通禫月言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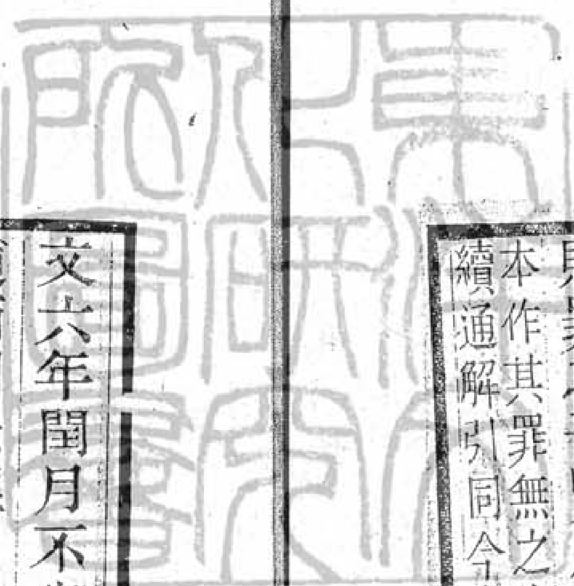
僖四年傳五侯九伯

張逸受春秋異讀鄭云五侯侯爲州牧也九伯伯爲州伯也一州一牧二伯佐之大公爲王官之伯二人共分陝而治自陝以東當四侯半一侯不可分故言五侯九

伯則九人若征五等諸侯九州之伯是天子何異乎何夾輔之有也詩旄邱序疏攷證曰何夾輔之何本作云從王制疏引改王制疏引鄭荅志云若征五等諸侯九州之伯何夾輔之有大公爲王官伯分主自陝以東不可分爲四侯半故稱五侯四州有八伯畿內有一伯故爲九伯也本疏作周之制每州以一侯爲牧二伯佐之九州有九侯十八伯大公爲東西大伯中分天下者當各統四侯半一侯不可分故言五侯其伯則各有九耳並與此小異

八年七月禘于大廟

荅趙商云以僖八年正月公會王人于洮六月應禘以在會未還故至七月乃禘君子原情免之禮不合譏而書之者爲致夫人故書七月禘也獻子既七月而禘非時失禮春秋之例非時祭者皆書于經以示譏禮記雜記疏



禮記之云何必皆在春秋之例雜記疏攷證曰雜記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注云魯之宗廟猶以夏時之孟月爾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大廟疏兩引鄭荅其引後荅謂春秋宣九年獻子始見經案僖八年于時未有獻子而七月禘者鄭荅云云

三十三年傳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

荅趙商云鯀非誅死鯀放居東裔至死不得反于朝禹乃其子也以有聖功故堯興之若以爲殺人父用其子而舜禹何以忍乎而尚書云鯀則殛死禹乃嗣興者箕子見武王誅紂今與已言懼其意有慙德爲說父不肖則罪之子賢則舉之以滿武王意也禮記祭法疏攷證曰則罪之今注疏本作其罪無之字案其字則字之譌也宋本作則儀禮續通解引同今從之以下句例之罪下當有之字今補

文六年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

趙商問云經曰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穀梁傳云閏月附月之餘日喪事不數又哀五年閏月葬齊景公公羊傳云閏月不書此何以書喪以閏數喪數略也此二傳義反于禮斷之何就荅曰居喪之禮以月數者數閏以年數者雖有閏無與于數也公羊哀五年疏

十五年傳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

孫皓問云諸侯五年再相朝不知所合典禮荅云古者據時而道前代之言唐虞之禮五載一巡守夏殷之時天子蓋六年一巡守諸侯間而朝天子其不朝者朝罷

朝五年再朝似如此制禮典不可得而詳禮記王制疏攷證曰本疏引古者以下據時而道作據今而述無唐虞九字再朝作再相朝者至如此止

成十二年傳凡自周無出

荅孫皓曰凡自周無出者周無放臣之法罪大者刑之小則宥之本疏

二十七年傳唯卿備百邑

天子之卿其地見賜乃有何由諸侯之臣正有此地儀禮喪服傳疏邑方二里與百椉別諸侯臣賜地無常得地者卿百椉下大夫同十里之成禮記坊記疏攷證曰喪服疏引者是問語坊記疏引者是荅語文不具爾

昭四年傳西陸朝覿而出之

荅孫皓云西陸朝覿謂四月立夏之時周禮曰夏頒冰是也詩七月疏攷證曰本疏作荅弟子孫皓問云周禮下無曰字頒作班四月之時日在昴畢之星朝見東方于時出冰以頒賜百官若其初出薦廟時在二月禮記月令疏攷證曰疏引昭四年傳西陸句又引鄭康成以爲云云不稱鄭志

六年傳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

三辟之興皆在叔世受命之王所制法度時不行耳世末政衰隨時自造刑書不合大中故叔向譏之作刑書必重其事故以聖人之號以神其書耳周禮司刑疏

十一年五月夫人歸氏薨

趙商問云案許氏異義駁以爲妾子爲其母依喪服庶子爲後爲其母緦麻三月檢魯禮春秋昭公十一年夏五月夫人歸氏薨十三年五月大祥七月釋禫公會劉子及諸侯于平邱八月歸不及于祫冬公如晉明十四年春歸祫明十五年春乃禘是得爲妾母三年經無譏文得合下禘祫之數若不三年則禘祫事錯荅云春秋經所譏所善皆于禮難明者也其事著明但如事書之當案禮以正之今以不譏爲是亦寧有善之文與通典凶禮篇諸侯爲所生母服議攷證曰通典緦麻三月下作案禘祫志稱春秋魯昭公十二年夏夫人歸氏薨十三年五月大祥七月而禫無公會至乃禘三十五字從魏書禮志熙平二年王澄崔亮奏引鄭志改增荅曰上通典有鄭元字今刪

十三年傳鄭伯男也

荅趙商云此鄭伯男者非男畿乃謂子男也先鄭之于王城爲在畿內之諸侯雖爵爲侯伯周之舊俗皆食子男之地故云鄭伯男也詩鄭譜疏攷證曰男畿當作男爵乃謂下當有畿內二字

三十一年傳十二月六年及此月也服虔云歲在析木後六年在大梁十二月日在星紀

張逸問曰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日體正應在析木而云在星紀何荅曰據此月中有十一月節故舉言之成



長以爲誤也周禮占夢疏
三十二年傳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
之必受其凶
五星之期各用數有氣者期遠而禍大無氣者期近而
禍小吳伐越以夏周之孟夏建卯仲夏建辰木用事之
時木數三木用事則歲星王當從遠期以三桼十二爲
三十六歲星復其所而三十七過其次而歲星去矣故
伐越以後積三十八年至哀二十二年冬十一月丁亥
而越滅吳案越興在哀二十年吳惡未周故不滅也周禮保章氏疏攷證曰疏引傳文後引服注謂鄭與天文分野君之義不然故春秋志云云與服小異大同
斗主吳牽牛主越此年歲星在牽牛故吳伐之凶本疏攷證曰疏引鄭元云
定元年傳立煬宮
煬公伯禽之子季氏禱而立其宮也通典吉禮篇攷證曰通典引作鄭元注注志音涉而譌文苑英華裴子餘廢隱太子等四廟議亦引之
四年傳曹爲伯甸
趙商問定四年左傳曰曹爲伯甸言爵爲伯服在甸案
曹國實今定陶去王城六七百里甸服在二服去王城
一千五百里亦復不合敢問其故荅曰東都之畿方六
百里半之三百里曹今濟陰定陶也去王城八百里有

餘豈六七百也除畿內三百里又侯五百里定陶在外何謂之不合（詩王城譜疏攷證曰譜疏三百里下無曹今濟陰四字定陶下無也字從本疏補入本疏引鄭元云曹今濟陰定陶也去王城八百里無有餘以下十五字按東都以下十三字又按侯服以下十字止）

哀十三年傳乃先晉人

不可以國語亂周公所定法（本疏攷證曰疏云吳公先歃晉侯亞之與此異）

十六年傳反祏于西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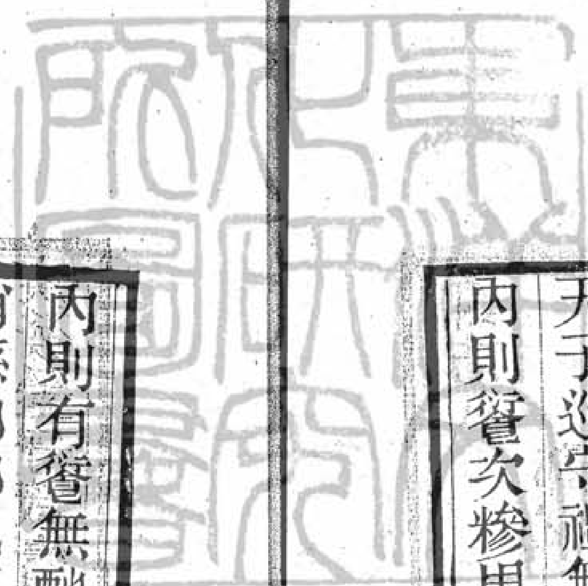
張逸問許氏異義駁衛孔悝之反祏有主者何謂也荅禮大夫無主而孔獨有者或時末代之君賜之使祀其所出之君也諸侯不祀天而魯郊諸侯不祖天子而鄭祖厲王皆時君之賜也（通典吉禮篇卿大夫士神主及題板）

鄞袁鈞學

雜問志 攷證曰詩崧高疏云雜問志首尾無次今以所引經史先後爲序

五矦九伯選州中諸矦以爲牧以二伯爲之佐此正法也若一州之中無賢矦選伯之賢者以爲牧 詩旄丘序疏

韎韋之不注不讀如幅注屬也幅有屬者以淺赤韋爲弁又以爲衣而素裳白舄也 詩六月疏攷證曰周禮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注云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春秋傳曰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是也疏云賈服等說跗爲足跗注屬也袴而屬于跗若據鄭雜問志則以跗爲幅注亦爲屬以韎韋幅如布帛之幅而連屬以爲衣而素裳旣與諸家不同又與此注裳亦用韎韋有同者異者鄭君兩解此注與賈服同裳亦用韎韋也至彼雜問志裳用素者從白舄



之義案聘禮鄉韋弁注云韋弁韎韋之弁蓋韎布爲衣而素裳與此又不同者彼非兵事入廟不可純如兵服故疑用韎布爲衣也言素裳者亦從白屨爲正以其屨從裳色天子諸侯白舄大夫士白屨皆施于皮弁故也此並賈氏約舉雜問志之意以疏解司服注者故附錄之儀禮聘禮禮記王制二疏並引作鄭志

周都豐鎬故以吳岳爲西岳周家定以岳山爲西岳不敷崧高詩崧高疏攷證曰孔子云雜問志首尾無次此言或有或無不可信也

四時迎氣于四郊祭一帝還于明堂亦如之詩我將疏攷證曰據南齊書禮志祭下當有一字今補因祭一帝則以文王配明一實不容兩主也享五帝于明堂則泛配文武南齊書禮志

天子巡守禮無六軍之文詩時邁疏

內則餈次糝周禮酏次糝又酏在六飲中不合在豆且內則有餈無酏周禮有酏無餈明酏餈是一也周禮醢人疏

稍縣都鄙地有公邑之民口率出泉于王也邦國都無口率之賦惟有軍賦革車匹馬士徒而已周禮小司徒疏攷證曰金榜謂稍縣都下當去鄙字邦國都下當增鄙字

四時治兵王自出禮記天子殺則下大綏司馬職王建大常足相參正周禮巾車疏

春日其帝太皞其神句芒祭蒼帝靈威仰太皞食焉句芒祭之于庭祭五帝于明堂五德之帝亦食焉又以文武配之祭法祖文王而宗武王此謂合祭于明堂漢以正禮散亡禮戴文殘闕未審周以何月也于月令則以

季秋禮記祭法疏攷證曰則以季秋本無則字詩我將疏引後這句作則季秋令補則字于以字之上南齊書禮志引此二句周下有明堂三字月下無也字

有小泰山公玉帶曰岐伯令黃帝封泰山卽此山也後漢郡國志補注

正月上辛祀后稷于南郊還于明堂以文王配南齊書禮志攷證曰禮志永明二年蔡仲熊議郊與明堂宜異日據春日其帝太皞條未審周明堂以何月于月令則以季秋二語證此條非出鄭意謂爲志者失之

鄭志目錄記鄭之所注五經之外有中侯大傳七政論乾象厤六藝論毛詩譜答臨碩難禮許愼異義駁釋廢疾發墨守箴膏肓荅甄守然等書孝經序疏攷證曰稱鄭志目錄則鄭志中所有也附于本書之末

鄭記　　　　鄭氏佚書二十二

鄞袁鈞學

鄭記與鄭志別是一書雜入鄭志中非也說見前

儀禮喪服　傳何如而可以爲人後支子可也

劉德問以爲人後者支子可也長子不以爲後同宗無支子惟有長子長子不後人則大宗絕後則違禮如之何田瓊荅曰以長子後大宗則成宗子禮諸父無後祭于宗家復以其庶子還承其父通典凶禮篇總論爲人後議攷證曰劉德本譌劉得復以之復本譌後並以義改

母爲長子

田瓊曰大夫之妻爲長子三年女子子嫁大夫大功（通典凶禮篇貴不降服議）

祖父母

田瓊云天子不降其祖父母曾祖父母后太子嫡婦姑姊妹嫁于二王後皆都人（通典凶禮篇天子不降服及降服議引）

繼父同居者

魏時或爲四孤論曰遇兵饑饉有賣子者有弃溝壑者有生而父母亾無緦親其死必也有俗人以五月生子妨忌之不舉者有家無兒收養教訓成人或語汝非此家兒禮異姓不爲後于是便欲還本姓爲可然不博士田瓊議曰雖異姓不相爲後禮也家語曰絕嗣而後他人于禮爲非今此四孤非故廢其家祀既是必死之人他人收以養活且褒姒長養于褒便稱曰褒姓無常也其家若絕嗣可四時祀之門戶外有子可以爲後所謂神不歆非類也（通典凶禮篇異姓爲後議）

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

田瓊云諸侯女嫁爲天王后降其旁親一等與出降爲二等爲外親尊不同則降天子后爲衆子無服可以明之據大夫于庶子大功其妻亦服大功今天子諸侯于衆子無服后何緣獨服之邪（通典凶禮篇皇后降服及不降服議）

田瓊曰大夫女嫁于諸侯降其家旁親一等與出嫁降幷二等爲外親尊不同則降諸侯夫人爲衆子無服何以明之據大夫于庶子大功其妻亦服大功今天子諸侯于衆子無服夫人何緣獨得服之又大夫妻爲大夫之親亦隨大夫而降一等大夫之女嫁于大夫還爲其族親尊不同者亦降之唯父母昆弟爲父後者宗子亦不降也士之女嫁于大夫者亦降其族親尊不同者如大夫也又大夫之妻爲庶子女子在室大功女適于士小功此爲大夫之妻尊與大夫同大夫爲伯叔父母子昆弟昆弟爲士者以尊降一等大功其妻亦服大功 通典凶禮篇諸侯夫人及大夫妻降服議

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昆弟　傳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也

田瓊曰公子以厭降公子厭于君爲其母妻昆弟練冠麻縓謂君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父卒猶有先君餘尊所厭不得過大功也瓊又云喪服經不見大夫嫡子爲庶昆弟服者與大夫爲庶子爲士者同父之所降子亦不敢不降也 通典凶禮篇諸侯大夫降服議

爲庶母慈己者

陳鑠問氾閣爲庶母慈己鄭注引內則國君之子有子

師慈母保母又曰大夫之子有食母庶母慈己此之謂也內則人君養子之法禮人君之庶母尚無服何以爲慈母服乎若欲施大夫大夫無此禮但有食母耳氾閣荅曰內則實總國君及大夫養子之禮案內則云大夫見子之禮入門升阼階也遂左旋授師師子師也喪服有庶母慈己禮有子師此明大夫之子有庶母慈己通典凶禮篇小功成人服五月

乳母緦

劉德問田瓊曰乳母緦注云養子者有他故賤者代之慈己今時婢生口使爲乳母得無甚賤不應服也瓊荅曰婢生口故不服也通典凶禮篇緦麻成人服三月

改葬緦

陳鑠問趙商曰親見尸柩不可吉服旣虞可除何爲乎三月商荅曰經云改葬緦三月而除三月一時無他變易今旣緦無因便除故待三月除以順緦之數通典凶禮篇改葬服議攷證曰父母墓毀服議引鄭元云親見親柩不可無服八字

禮記曲禮立必正方不傾聽

張逸云此說其威儀常然本疏

負劍辟咡詔之

張逸云辟咡詔之傾聽以告敎之也此長者之爲也本疏

則掩口而對

張逸云謂令小者如是所習嚮尊者屏氣也 本疏

禮不下庶人

張逸云非是都不行禮也但以其遽務不能備之故不著于經文三百威儀三千耳其有事則假士禮行之 本疏

刑不上大夫

張逸云謂所犯之罪不在夏三千周二千五百之科不使賢者犯法也非謂都不刑其身其有罪則以八議議其輕重耳 本疏

前有水則載青旌注載所謂舉于旌首

王瓚問曰舉于旌首當皆以皮邪畫之也□□荅曰皆但舉皮置于首不畫 初學記武部攷證曰初學記引作鄭記于荅上有鄭字是衍文也蓋失荅人姓名今且作空方記之畫本譌作盡以義改

婦諱不出門

陳鏗問云雜記母之諱宮中諱妻之諱不舉諸其側也此則與母同諱何也田瓊荅曰雜記方分尊卑故詳言之曲禮據不出門大略言之耳母諱遠妻諱近則亦宜言也但所辟者狹耳 本疏

大功小功不諱

陳鏗問云亦為父乎自己親乎田瓊荅曰雜記云卒哭

而諱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子與父同諱謂諱齊衰親也然則大功小功不諱矣本疏

大夫士之子不敢自稱曰嗣子某

焦氏問捘春秋君在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無言嗣子某者也又大夫之子當何稱張逸答曰此避子某耳大夫之子稱未聞本疏

天子之五官

崇精問焦氏云鄭云三王同六卿殷應六卿此云五官何也焦氏答曰殷立天官與五行其取象異耳本疏攷證曰疏云殷以大宰爲一卿以象天時司徒以下五卿法于地事故鄭志云云志是記之譌也

檀弓舜葬于蒼梧之野注征有苗而死因留葬

焦氏問竄三苗于三危在西裔今舜征有苗乃死于蒼梧者何張逸答初竄西裔後分之在南野本疏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

口口問曰或言往哭或言側室或言他室不同何也又雜記云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如有服服其服而往雖緦必往亦當服其服不王瓚答曰檀弓言往哭不言輕重通三年當往也雜記斬衰言功衰乃服其服而往則齊衰亦于功衰乃服其服也哭他室者爲外兄弟明皆當先哭乃行耳異國則不往也通典凶禮篇居親喪既殯遭兄弟喪及聞外喪

元鳥之至日祀之矣然其所禮乃于上帝娀簡狄吞鳦子之後後王以爲禖官嘉祥祀之以配帝謂之高禖御覽禮儀部高媒類攷證曰御覽立郊禖焉本作以高禖爲今以義改生契後立下衍之字焦喬譌作譙喬並刪改之至日下無祀之矣三字今據月令生民二疏增二疏引荅語先商作先契自必詩疏作自以位在下詩疏有于字蓋下二疏並無亦字之至詩疏作至之日下二疏並有祀之矣三字然其詩疏作然得所禮二疏並作禮祀于上帝下二疏並有也字鳦禮疏譌作鳯詩疏鳦下衍有字後王下禮疏無以字毛傳亦云郊禖者以古自有于郊克禋之義又據禮之成文耳祀天而以先禖配之義如后土祀以爲社詩生民疏

鷹乃學習

焦氏問云仲秋乃鳩化爲鷹仲春鷹化爲鳩此六月何言有鷹學習乎張逸荅曰鷹雖爲鳩亦自有眞鷹可習矣本疏攷證曰何言有今注疏本作何言曰從宋本攷

曾子問並有喪

崇精問曰葬母亦朝廟否其虞父與母同日異日乎焦氏荅曰婦未廟見不朝廟耳內豎職云王后之喪朝廟則爲之蹕也是母喪亦朝廟明也虞當異日也本疏

公館與公所爲曰公館注君所命使舍己者

鮑遺問曰注此云公所爲君所命使舍己者注雜記云公所爲若今離宮別館也是二說異何張逸荅曰公館若今停待者也離宮是也聘禮曰卿館于大夫大夫館

于士公命人使館客亦公所爲也本疏

郊特牲庭燎之百注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

宗翺問引大戴禮也何以言蓋汜閣對曰言蓋無別意

猶如禮運云仲尼之歎蓋歎魯也亦無別意本疏

喪服小記朋友虞祔而已

劉德問曰小記云朋友虞祔而已此謂主幼而爲虞祔也若都無主族神不歆非類當爲虞祔不田瓊荅曰虞安神也祔以死者祔于祖也既朋友恩舊歡愛固當安之祔之然後義備也但後日不常祭之耳通典凶禮篇朋友相爲服議

議攷證曰劉德下本衍議字今刪

久而不葬者惟主喪者不除

桓翺問汜閣云久喪不除者爲當衆子盡然邪故質身耳荅云昔者嘗送鄭君到代陵代陵有人其父死不得其尸其子行喪隨制降殺閣與亾者相知而往弔之還問鄭君所駁異義之事不孝莫大于無後終身不除此爲絕先人之統無乃重乎鄭君荅云庶子自可攝祭閣覆云無庶子當何以又云族人可以其倫代之閣又覆言云無族人云何則不復相荅推此而詳但使一嫡子不除耳通典凶禮篇父母尸亾失尸柩服議

劉德問田瓊曰失君父終身不得者其臣子當得昏不

瓊答曰昔許叔重作五經異義已設此疑鄭君駁云若終身不除是絕祖嗣也除而成婚違禮適權也通典凶禮篇君父乖離不知死亾服議攷證曰鄭君本譌鄭元以例改此條不得其次類敘于此

喪大記主人先俟于門外君退主人送于門外

劉德問曰君弔大夫迎于門外又拜送于門外大夫弔不迎于門外今時縣令長弔主人待之當依國君來弔禮與依大夫來弔也又當去杖其至皆如故無可捨邪又今時丞尉來弔待之當云何田瓊荅曰今之君與禮所云君輕重不同若必欲依之令長宜依國君丞尉宜依大夫君于禮但見去杖戢杖其餘不見也今于君弔以首經貫臂遣人則不釋之而已通典凶禮篇天子諸侯大夫士弔哭議

喪服四制言不言者謂臣下也注孝經說云言不文指士民也

陳鑠問坊記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言乃讙此則所言也又喪大記云既葬與人在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言公事不言家事此天子諸侯俱有言矣而獨謂臣下何上云不言而事行者杖而起注云謂卿大夫也孝經云言不文指士民也義似不同引之何明趙商荅曰三年之喪天子諸侯不言而事戒者冢宰存也雖亦有所言但希耳至于臣下須言而辦爲可言但不文耳各有

所施不相妨也言臣下時所包者廣孝經云士民注引之者欲微見其小異其大趣亦同也通典凶禮篇總論喪期攷證曰問下本無坊記云三字以義增在君本譌立君謂臣下何上云本譌謂臣下上句云句字何字形涉而譌又與上倒換爲可言本作爲可謂言衍謂字爾今並以義改刪

論語鄉黨篇朋友死無所歸曰于我殯

劉德問朋友無所歸于我殯若此者當迎彼還己館皆當停柩于何所田瓊荅曰朋友無所歸故呼而殯之不謂己殯迎之也于己館而殯之者殯之而已不于西階也通典凶禮篇朋友相爲服議攷證曰此條本在朋友虞祔條後連下故作又問作荅曰今以義改及出問答八姓名以虞祔條例之問下當有鄉黨云三字劉知幾謂鄭記惟載禮易論語此卽論語條也

丨叕

鄭君紀年

鄭袁鈞編

鄭氏佚書附錄

海甯陳君鱣仲魚嘗撰鄭氏年譜以本傳爲主參攷他書排次事實繫以歲月錢詹事大昕稱其粲然有條咸可徵信因加訂正錄附此書之末

金高密縣鄭公祠重刻唐史承節碑

後漢大司農鄭公之碑

唐銀青光祿大夫使持節邢州諸軍事邢州刺史上柱國琅琊郡開國男史承節撰

夫囊括宇宙者文字發明道業者典墳所以聖人作而

萬物覩賢人述而百代通禮樂得之以昭明日月失之而寒忒宣尼彰刪緝之功秦始速焚燒之禍迨乎羣儒在漢傳注瑶口莫不珠玉交輝纖微洞迹同見集於芸閣獨有輟於環林豈若經教奧義圖緯深術兼行者多無如我鄭公也公諱元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哀帝時爲尙書僕射公少爲鄉嗇夫不樂爲吏遂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欽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尙書攝齋問道摳衣請益去山東而入關右因盧植而見馬融考論圖緯乃召見而升樓精通禮樂以將東而起歎三載在門十年歸邑及黨事起遂杜門不出隱修經業於是鍼左氏之膏肓起穀梁之廢疾而又操入室之戈矛發何休之墨守陳元李育校論古今劉瓌范升憲章文議何進延於几杖經宿而逃袁隗表爲侍中緣喪不赴孔融之相北海屣履造門陶謙之牧徐州接以師禮比南山之園皓鄉曰鄭公類東海之于君門稱通德漢公車徵爲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送迎公乃病自乞還家董卓遷都長安公卿舉公爲趙相道斷不至會黃巾寇靑部乃避地徐州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道遇黃巾賊數萬見公皆拜相約不敢入

縣境時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邀公大會賓客適延升上坐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儀容溫偉客多豪儁竝有才說見公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公依方辨答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將汝南應劭亦歸於紹因自贊曰故太山守應仲遠北面稱弟子何如公笑曰仲尼之門考以三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劭有慚色門人相與撰公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公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周官禮記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歷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義答臨孝莊周禮難凡百餘萬言經傳洽孰稱爲純儒其所撰著今竝通習是知書有萬卷公覽八千也齊魯閒宗之公後嘗疾篤自慮以書戒其子益恩曰吾家舊貧爲父母羣弟所容去廝役之吏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兗豫之域大儒得意有所受焉遂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覩祕書緯術之奧年過三十乃歸鄉假田播殖以娛朝夕後舉方正賢良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徵比牒併名早爲宰相惟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敘吾自忖度無任於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而黃巾爲害萍

浮南北復歸鄉邦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誤案之禮典便合傳家今我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閑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物胡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爾煢煢一夫曾無同生相依最求君子之道研鑽勿替敬慎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已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可不深念邪吾雖無紱冕之緒亦有讓爵之高自樂以論贊之功庶不遺後人羞凡某所憤憤者徒以吾親墳壠未成所好羣書率皆腐獘不得於禮堂寫定傳與後人日西方暮其可圖乎家今差多於昔勤力務時無恤飢寒菲飲食薄衣服節夫二者尚可令吾寡恨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五年春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既寤以讖合之知命當終有頃寢疾亭年七十有四以其年六月卒遺令薄葬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縗絰赴會千餘人迺葬於高密縣城西北一十五里礪阜山之原嗚呼哀哉有子益恩孔融在北海舉爲孝廉及融爲黃巾所圍遂赴難隕身有遺腹子公以其手文佀己名曰小同精通六經鄉人尊之時爲侍中嘗詣司馬文王文王有密疏未之屏也如厠還問曰卿見吾密疏乎答曰不

見文王曰甯我負卿無卿負我致鴆而卒悲夫自夫子
没後大道方睽公之網羅遺典探頤今猶特竝鬱然時
季途屯志不苟變全身遠害猗歟美歟及范曄作論有
曰王父豫章君每考先儒經訓長於公常以爲仲尼之
門不能過也及傳受生徒專以鄭氏家注云晉中興戴
逵字安道以雞卵汁溲白瓦屑爲公作碑手自書寫文
□□□語亦妙絶年代古而碑闕亡德音夐而詩書在
承節以萬歲通天元年奉敕於河南道訪察觀風省俗
激濁揚清行至州界見高密父老云鄭先生漢代鴻儒
見無碑記不以庸妄遂託爲文往以會府務殷□無暇

景歳序遷貿執筆無由今者罷職舍香忝居分竹屬以
閒隙乃加修撰者舊者惟聞其名後生者不覩其事今
故尋源討本握槧懷鉛兼疏本傳之文並序前言之旨
發九泉之㝠昧播千載之□□翦以繁華不爲雕飾文
先成訖石又精磨碑未建而承節卒正議大夫使持節
密州軍州事刺史上柱國鄭杳以開元十三年秋八月
巡兹屬縣敬謁先宗欽承墳墓之閒籌度碑石之側公
心至清不欲費□公心至靜不欲勞煩適命參軍劉朏
檢理舊文規模新勒未聞朏又罷職仍令終事冬閏十
二月公伺其歳隙因遣巡團便令建立惠而不費允協

人神鈞案自文先成訖至此是劉腦所增故於銘曰上加承節二字以別之承節銘曰

爗乎人文圖籍典墳煩亂事翦定自孔君中途湮沒秦帝俱焚漢興儒教鄭氏超羣膏腴美地膂緻宏規嗇夫罷署京兆尋師中候乾象左氏韓詩雖稱積學殆若生知公之挺生大雅之懿囊括墳典精窮奧祕六藝殊科五經通義小無不盡大無不備好學慕道深思遠慮來往周秦經過兗豫侍中不仕司農罷署盧植東遇馬融西去作者謂聖述者謂明躬逢三辟門傳五更周官東部漢蹕西京白玉徧地黃金滿籯古卜潛橋行途過沛陶謙師友孔融高葢山啟釁扉草生書帶七十歸老三年赴會經傳洽孰齊魯攸宗爵祿不受贊論爲功禮樂今去吾道皆東類于標德比皓稱公闈尹擅貴禁錮連年乃遂宥罪方從舉賢南城避難東萊假田誕膺五百終覽八千今年在辰來年在巳嗚呼不憖于嗟到此勞我以生息我以死道該八索神交千祀濰水之曲礪阜之陽通德爲里鄭公爲鄉雲愁廟古月暗墳荒舊碑先沒新石再彰詞愧黃絹心凄白楊明於不朽終古騰芳

漢順帝永建二年

是年公生案後漢書本傳曰元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哀帝時尚書僕射前漢書曰崇本高密

大族世與王家相嫁娶祖父以貲從平陵父賓明法
令爲御史事貢公名公直崇少爲郡文學史至丞相
大車屬弟立與高武侯傅喜同門學相友善喜爲大
司馬薦崇哀帝擢爲尚書僕射上欲封祖母傅太后
從弟商崇諫又曰董賢貴寵過度諫由是重得罪尚
書令趙昌素害崇知其見疏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
姦請治上責崇曰君門如市人何以欲禁切主上崇
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願得攷覆上怒下崇獄窮
治死獄中周禮疏曰元鄭沖之孫魏志三少帝紀引
別傳曰元以丁卯歲生

永和三年

是年公十二歲別傳曰年十二隨母還家正臘會同
列十數人皆美服盛飾語言閑通元獨漠然如不及
母始督數之乃曰此非我志不在所願也

永和四年

是年公十三歲別傳曰少好學書數十三誦五經

漢安二年

是年公十七歲別傳曰好天文占候風角隱術年十
七見大風起詣縣曰某時當有火災至時果然智者
異之

桓帝建和元年

是年公二十一歲別傳曰年二十一博極羣書精歷數圖緯之言兼精算術遂去吏本傳曰少爲鄉嗇夫得休歸常詣學官不樂爲吏父數怒之不能禁後漢紀靈帝紀曰元爲嗇夫隱恤孤苦閭里安之家貧雖得休暇常詣校官誦經太守杜密異之爲除吏錄使得盡學黨錮傳曰杜密爲北海相行春到高密縣見鄭元爲鄉佐知其異器卽召署郡職遂遣就學

建和二年

是年公二十二歲本傳曰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別傳曰師故兗州刺史第五元先又就東郡張恭祖受周禮禮記春秋傳周流博覽每經歷山川及接顏一見皆終身不忘

元嘉元年

是年公二十五歲本傳曰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元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授于元元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

集諸生攷論圖緯聞元善算乃召見於樓上元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別傳曰扶風馬季長以英儒著名元往從之參攷同異季長后戚嫚于待士元不得見住左右自起精廬既因紹介得通時涿郡盧子幹爲門人冠首季長又不解剖裂七事元思得五子幹得三季長謂子幹曰吾與汝俱弗如也季長臨别執元手曰大道東矣子勉之後漢紀曰元之右扶風事南郡太守馬融融門徒甚盛弟子以次相授至三年不得見元講習彌篤晝夜不倦融見奇之引與相見自篇籍之奥無不精研歎曰詩書禮樂皆以東矣世說新語曰鄭元在馬融門下三年不得相見高足弟子傳授而已嘗算渾天不合諸弟子莫能解或言元能者融召令算一轉便覺衆咸駭服及元業成辭歸既而融有禮樂皆東之歎恐元擅名而心忌焉元亦疑有追乃坐橋下在木上據融果轉式逐之告左右曰元在土下水上而據木此必死矣遂罷追元竟以得免

永康元年

是年公四十一歲戒子書曰年過四十乃歸供養假田播種以娛朝夕本傳曰自游學十餘年乃歸鄉里

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

靈帝建甯三年

是年公四十四歲後漢紀曰會黨事起元教授不輟弟子數百人別傳曰遇黨錮隱居著述凡百餘萬言本傳曰黨事起乃與同郡孫嵩等四十餘人俱被禁錮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元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我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後馬融答北地太守劉瓌及元答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拾遺記曰何休作左氏膏肓公羊墨守穀梁廢疾謂之三闕言理幽微非知幾藏往不可通焉及鄭康成鋒起而攻之求學者不遠千里贏糧而至如細流之赴巨海京師謂康成為經神何休為學海

熹平七年三月改元光和元年

是年公五十二歲十月丙子晦日有蝕之盧植上封事八事五曰修禮修禮者應徵有道之人若鄭元之徒陳明洪範禳服災眚帝不省

光和七年十二月改元中平元年

是年公五十八歲靈帝紀中平元年三月壬子大赦天下黨人還諸徙者本傳曰靈帝末黨禁解戒子書曰遇閹尹擅埶坐黨禁錮十有四年而蒙赦令舉賢良方正有道

中平二年

是年公五十九歲後漢紀曰中平初悉解禁固元已六十餘矣案六十當是五十之譌始為三公辟命一無所就者戒子書曰辟大將軍三司府

中平三年

是年公六十歲別傳曰大將軍何進辟元乃縫掖相見元長八尺餘須眉美秀姿容甚偉進待以賓禮授以几杖元多所匡正不用而退本傳曰大將軍何進聞而辟之州郡以進權戚不敢違意遂迫脅元不得已而詣之進為設几杖禮待甚優元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逃去時年六十弟子河內趙商等自遠方至者數千後漢書申屠蟠傳云何進欲致蟠使蟠同郡黃忠書勸曰今潁川荀爽載疾在道北海鄭元北面受署彼豈樂而羈牽哉知時不可逸豫也

世說新語曰鄭元家奴婢皆讀書嘗使一婢不稱旨將撻之方自陳說元怒使人曳著泥中須臾復有一

婢來問曰胡爲乎泥中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佩觿曰漢末大司農鄭元牛角抵牆成八字白樂天詩自注諺云鄭元家牛觸牆成字

中平五年

是年公六十二歲本傳曰後將軍袁隗表爲侍中以父喪不行申屠蟠傳云中平五年復與爽元及潁川韓融陳紀等十四人並博士徵不至戒子書曰公車再召

中平六年

是年公六十三歲三國志崔琰傳曰琰結公孫芳等就鄭元受學學未期徐州黃巾賊攻破北海元與門人到不其山避難時穀糴縣乏元罷謝諸生封演聞見記曰漢末崔琰于高密從鄭元學遇黃巾之亂泛海而南作述初賦三齊記曰鄭司農常居不其城南山中教授黃巾亂乃避遣生徒崔琰王經于此揮涕而散所居山下生草如薤葉長尺餘堅靭異常土人名曰康成書帶

獻帝初平元年

是年公六十四歲本傳曰國相孔融深敬于元屣履造門告高密縣爲元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

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商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嘉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侈其門閭矧迺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為通德門董卓遷都長安公卿舉元為趙相道斷不至司馬彪九州春秋曰融在北海于稽古之士謬為恭敬之禮雖備不與論國事也高密鄭元稱之鄭公執子孫禮孔融傳曰時黃巾寇數州而北海最為賊衝董卓乃諷三司同舉融為北海相融到郡立學校顯儒術薦舉賢良鄭元彭璆邴原等邴原別傳曰原游學詣孫崧崧曰君以鄭君而舍之以鄭君為東家某也原曰以鄭君為東家以僕為西家愚父邪

初平二年

是年公六十五歲本傳曰會黃巾寇青部乃避地徐州徐州牧陶謙接以師友之禮獻帝紀曰二年十一月青州黃巾寇太山太山太守應劭擊破之黃巾轉寇渤海公孫瓚與戰于東光復大破之陶謙傳曰會

徐州黃巾起以謙爲徐州刺史擊黃巾大破走之境內晏然太平御覽引後漢書曰鄭君漢末遭黃巾之難客於徐州今孝經序鄭氏所作其序云鄭避難南城之山栖遲巖石之下念昔先人餘暇述夫子之志而注孝經蓋康成嗣孫所作也今西上可二里所有石室焉周回五丈俗云是康成注孝經處也

初平三年

是年公六十六歲孔融集修鄭公宅教云元在徐州文舉欲其還鄉敦請懇惻使人繼蹟又教曰鄭公久游南夏今艱難稍平儻有歸來之思無寓人于我室毀傷其藩垣林木必繕治牆宇以待還蔡邕傳曰董卓被誅邕死獄中北海鄭元聞而歎曰漢世之事誰與正之

獻帝改元建安元年

是年公七十歲本傳曰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數萬人見元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後嘗疾篤自慮以書戒子益恩戒子書曰黃巾爲害萍浮南北復歸鄉邦入此歲來年七十矣後漢紀曰黃巾賊數萬人經元廬皆爲之拜高密一縣不被鈔掠晉書歷志曰劉洪爲乾象歷建安元年鄭元受其竆以爲窮幽極微

又加注釋焉

建安二年

是年公七十一歲本傳曰時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邀元大會賓客元最後至迺延升上坐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儀容温偉紹客多豪俊並有才說見元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元依方辯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時汝南應劭亦歸於紹因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中遠北面稱弟子何如元笑曰仲尼之門攷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劭有慙色紹迺舉元茂才表爲左中郎將皆不就別傳曰袁紹辟元及去餞之城東欲元必醉會者三百餘人皆離席奉觴自旦及莫度元飲三百餘桮而温克之容終日無怠後漢紀曰袁紹嘗遇元而不禮也趙融聞之曰賢人者君子之望也不禮賢是失君子之望矣夫有爲之君不失萬民之歡心況君子乎失君子之望難乎有爲也南史陳暄曰昔周伯仁渡江三日醒吾不以爲少鄭康成一飲三百桮吾不以爲多

建安三年

是年公七十二歲獻帝紀曰建安三年徵鄭元爲大

司農不至本傳曰公車徵爲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
過長吏送迎元迺以病自乞還家別傳曰獻帝在許
都徵爲大司農行至元城卒

建安五年

是年公七十四歲本傳曰春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
季歲在辰來年歲在巳既寤以讖合之知命當終有
頃寢疾時袁紹與曹操相拒於官度令其子譚遣使
逼元隨軍不得已載病到元城疾篤不進三國志袁紹傳注英雄記載太祖作董卓歌辭云德行不虧缺變故自難常鄭康成行酒伏地氣絕郭景圖命絕盡於園桑如此之文則元無病而卒餘書不見故載錄之其年六月卒七十四遺令薄
葬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縗絰赴會千餘人史承節鄭康成碑曰葬於高密縣城西北一十五里礪阜山之原元和郡縣志曰高密縣鄭元墓在縣西七十里水經注曰高密縣有雁阜上有漢司農鄭康成冢石碑猶存案碑本趙商撰晉書戴逵傳逵總角時以雞子汁溲白瓦屑作鄭元碑自書刻之文既奇麗書亦絕妙今俱不傳門生相與譔元答諸
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隋書藝文志鄭志鄭小同譔凡
元所注周易幽明錄曰王輔嗣注易輒嗤鄭元云老奴無意於時夜分忽聞門外閣有著屐聲須臾便進自云是鄭元責之曰君年少何以輕穿鑿文句而妄譏誚老子邪極有忿色言竟便退嗣心生畏惡少時遇癘而卒尚書毛詩博物志曰鄭注毛詩曰箋不解此意或曰毛公嘗爲北海相元是郡人故以爲敬云儀禮禮記儒林傳曰中興鄭衆傳周官經馬融作周官傳鄭元作周官注元本習小戴禮後以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故爲鄭氏學元又注小戴禮所傳禮記四十九篇通爲



三禮焉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歷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議答臨孝存周禮難案鄭又有答甄子然書凡百餘萬言李賢注案謝承書載元所注與此略同不言注孝經唯此書獨有也世說新語鄭元欲注春秋傳尚未成時行與服子慎遇宿客舍先未相識服在外車上與人說己注傳意元聽之良久多與己同元就車與語曰吾久欲注尚未了聽君向言多與吾同今當盡以所注與君遂為服氏注元質於辭訓通人頗譏其繁至於經傳洽孰稱為純儒齊魯閒宗之其門人山陽郗慮東萊王基清河崔琰著名於世又樂安國淵任嘏時並童幼元稱淵為國器別傳曰淵未知名元稱之曰國子尼美才也吾觀其人必為國器嘏有道德又有趙商張逸劉琰洽剛孫皓劉德田瓊陳鑠陳鏗氾閣桓翱炅模王贊王權崇精崇翱鮑遺韋曜任厥焦喬俱見鄭志王經見三齊記程秉逮事鄭元見三國志又公孫芳亦見三國志崔琰傳其餘多所鑒拔皆如其言元惟有一子益恩孔融在北海舉為孝廉及融為黃巾所圍益恩赴難隕身有遺腹子元以其手文似己名之曰小同魏志三少帝紀曰甘露三年八月詔曰關內侯王祥履仁秉義雅志淳固關內侯鄭小同溫恭孝友師禮不忒其以祥為三老小同為五更車駕親率羣司躬行古禮焉案魏志三少帝紀注引別傳曰元有子為融吏舉孝廉融之被圍往赴為賊所害有遺腹子以丁卯日生而元以丁卯歲生故名曰小同本傳則云以其手文似己未知孰是

唐貞觀二十一年

從祀孔子廟舊唐書太宗貞觀二十一年二月壬申
詔以左邱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
勝毛萇孔安國劉向鄭眾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元服
虔賈逵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等二十二人代用
其書垂於國冑自今有事於大學竝令配享宣尼廟
堂

宋大中祥符三年
七月戊寅詔封大司農鄭康成高密伯

明嘉靖九年
改祀鄭鄉大學士張璁議林放蘧瑗盧植鄭眾鄭元
服虔范甯各祀於其鄉命如議行之成宏閒少詹程
敏政嘗謂馬融等八人當斥爲禮官周洪謨所卻乃
止至是以璁力主眾不敢違

國朝雍正二年
復從祀稱先儒鄭子